

# 中國教會幾位著名人物散記(于力工)

## 目錄：

- 01 王載先生
- 02 漫談王明道先生
- 03 宋尚節日記摘要附注
- 04 倪柝聲的神學思想
- 05 忠心的神僕——楊紹唐
- 06 真理的勇士——王明道
- 07 從另一個角度看倪柝聲

## 王載先生

(于力工著：《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臺灣：橄欖出版社，2006,5，第 344-349 頁)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我出生的那一年，王載先生受洗歸主，是年他正是二十三歲。談起王載來，年長的傳道人、信徒都知道他的為人與見證。我年幼時，在江蘇六合貴格會長大，貴格會曾請他來主領培靈與佈道，青年男女聽其見證和講道而悔改信主的人很多，所以大家閒聊時，常提到他。等到抗戰期間我開始傳道，和趙君影牧師師母同工，常聽趙師母談王載的事蹟，這也是由於在王載講道時她受感動，奉獻自己，作全時間的事奉。那時王載在海外，先到南洋一帶工作，後往美國作巡迴講道。抗戰勝利後，我在南京開始大專學生工作，同時建立黃泥岡基督教會。這時王載師母來南京，我們就請她作見證講道。從她的見證中，得知他們跟隨主，為主宣教工作的經過。在我負責新加坡神學院院長工作期間（1958-1960 年），曾被邀請前往澳洲大專學生夏令會主講，那時同學們安排我先住在王載的家中（是時王載出外講道不在家），後來同學們再安排別的地方。那天早餐我提到要搬到別人家住，我就對王師母說：「多謝你的招待，叫你太辛苦……」，她立時沉下臉來說：「于弟兄，你有沒有讀過耶穌怎樣教導門徒的話：『你們無論進哪一城，哪一村，要打聽那裡誰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時候。』（參太十 11）……」她這一講，我立刻回道：「我不搬出去了」，她改而笑容滿面。住在她家中那些日子，現在回想起來，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美事。在講道之餘和她交通，得知許多他們事奉主的一些事蹟和見證。

## 王師母帶領信主

王載原習海軍，十七歲由煙臺海軍學校畢業，畢業後被分派在軍艦上服務，王師母原名潘少容，與他訂婚後，便在信件中向他傳福音。「起先他見到我勸他信耶穌的話，便回信給我，一口拒絕。一九一六年我們在福州結婚，他不反對我用基督教的儀式，這一方面他比較開明。結婚後回他老家，入門後，家人要我拜祖先，我矢口拒絕……他也拗不過我，便自己去拜了……。」

王師母在結婚後的第一個主日要去聚會，就邀請他去。那一天不是牧師的講道使王載感動，而是散會前的那一首詩歌《願與我主相親》。王先生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想，從來沒有一個拜偶像的人說願偶像「與我相親」，大家對偶像都怕怕的，看見偶像真是「望而生畏」，就這樣他對基督教的態度改變了。王師母便勸他讀聖經，也請其他的人來帶領，他讀完了馬太福音就決定信主，天國的道理有道理，開始有救恩的生活了。

### **奉獻作全時間傳道人**

自他受洗之後，信心堅強，主的呼召臨到他，「我們常在一起，為此事懇求」王師母說。這是一件重大的選擇，他在讀聖經時，正讀到以賽亞書五二章 11-12 節。「……離開吧！……要從其中出來。……」心中大受感動，便決定離開海軍，作一個傳道人。

### **夫婦同心憑信心做主工作**

這時王載只有二十三歲，從未受過神學教育，憑信心來作一個「自由傳道人」，那時傳道人都是受西方差會的薪水。他開始在福州作傳道，每天外出沿街唱詩、散單張、講道。走到合適的地方就停下來，吸引一些聽眾來，他作見證，選一節聖經，用簡單的話語傳福音，不少的人受感動而信主。

他們的生活費用完全依賴主。有一天斷炊，米、油皆無。王載敲敲米缸，王師母說：「不用敲米缸，敲米缸的聲音不是禱告，我們來告訴神……」，那天上午果然有人送米送食物來。

王師母也說：「現在王載出名了，奉獻也有了，我常提醒他不可驕傲……」

### **基督徒聚會處**

神興起了王載，有一位西方教士對他的靈性甚有幫助，就是安汝慈女士（Ruth Paxson）。安女士著有《最高級的人生》（Life on the Highest Plane，由她的英文著作譯成中文），她主張三元論，人有靈、有魂、有體，人必須在靈程中對付肉體，對付魂中的問題，因為老舊人、老亞當在人的魂裡、肉體中作祟。這對當時的倪柝聲也很有影響（此書已絕版）。

當時神也興起了一班青年人來，除倪柝聲，還有繆紹訓（後在馬尼拉負責聚會處的工作多年）、陸忠信（在星馬）、魏光禧（後來在香港與陳則信配搭帶領香港聚會所）、王峙（王載之弟，一九九八年春離世歸主），這些青年深受來自英國的和受恩教士的教導與影響。和教士很注重生命上的長進，在禱告上下工夫。這一班青年對日後的中國教會極有影響。當時他們對公會、教會有特別的觀點，為此在一起八年之久，終於各奔前程、照主的託付去做，而掀起了中國教會的另一頁。

### **上海的造就聚會**

王載的工作逐漸為外人所知，他便被邀請在各地傳福音。每到一處都會講說他靈修讀經的心得，他的口號是「沒有讀經，沒有早餐」。對於中國教會深具影響的一次聚會，是王載籌畫、直接參與有分，在上海舉行的。當時他邀請在日本宣教的威爾士（Rev Wells）教士來主講他的著作《工作炸力》。在一九二七年的那一次聚會中，蒙恩蒙召的人有：計志文、周志禹、胡美林、藍如溪、竺規身等，還有一大批的青年奉獻，得復興。

### **南洋佈道團**

在廣西梧州工作多年的翟輔民（R. A. Jaffray），一天對廣西宣道會西方教士們宣稱（他當時任宣道會西方差會主席）：「不久前，在夢中我到了一群南洋土著人中。不知為何，手上染了血，我要洗淨手再

向他們傳福音，那知我用水洗不掉那在手中的血……醒來後，心中禱告求主指示我這夢的意思，主的話臨到我，要我去南洋一帶傳福音，要離開廣西。」他即刻組織了一個佈道團稱之為「南洋佈道團」，同時邀請了幾位有負擔的牧師、西方教士作委員。他請了王載、黃原素（曾任建道神學院院長一職，後在馬尼拉擔任中華基督教會的牧師）、趙柳塘（廣西華人宣道會主席，亦任教建道）、梁細羔（在菲律賓工作多年）、吳濟華（西方教士）、劉福群（後任建道神學院院長職至退休）。大家推王載為主席，當時各地熱烈響應，這是華人第一個有組織的海外宣教機構。王載除了親往南洋一帶工作，也在國內各大都市教會中推動這一差傳工作。不久日軍侵華，攻佔南洋各地，但傳福音的工作未停。與王載先後同工的有二十一位之多，他們佈道領人歸主，在八年內有三千多人。

### 最後年日

抗戰勝利後，王載再度活躍起來，不住地在各地領會。人終會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境地，不過王載的不是「黃昏」，乃是永遠的黎明。王載最後一次在馬來西亞檳城講道，上了台之後，一直重複講同樣的話，王師母見狀，把他從講臺上攙扶下來。王載問師母說：「我們在哪裡？」那是他最後的講道。這一位神所用的僕人，人稱他為「中國的慕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加州富萊士（Fresno）附近的醫院，為主召回天家，享年七十七歲（1898-1975年）。他是第一位華人當中，帶頭親自作海外宣教的主工人。

### 漫談王明道先生

（于力工著：《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臺灣：橄欖出版社，2006,5，第372-377頁）  
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王明道是在抗戰勝利後。大家都準備從大後方返鄉，趁這時候，我們基督徒學生聯合會請他來聯合聚會中講道。那時他是乘坐軍用飛機，從北京飛來重慶，相當疲乏。趙君影牧師帶我去見他，他被招待到內地會總會的招待所。華人能住進此招待所，是破例的事。這時內地會開始明朗化，經過抗戰期間，也是王明道在內地的聲望達到極高之時，因為他竟敢冒死多次拒絕參加「華北基督教聯合會」他不屈不撓的作為，面對日本軍方勢力不畏懼、不低頭，使政界、教會都對他崇敬有加。那晚他先行休息，內地會四川正主任李亞農（Arnold Lee）親自安排接待事宜。當趙君影和我進房的時候，他欲從床上起來，趙牧師立即趨前阻止他，叫他仍睡在床上。趙牧師特別介紹我，是因為我第二日清晨即搭車往寶雞、轉西安、再東下去南京。介紹我認識他，是為了以後若往北京做學生工作，可以從一直在北京傳道的王先生身上得到指點或協助。

### 《五十年來》

王明道生於北京。一九〇〇年，大刀會的「兵士」團殺害基督徒及教會中的宣教士、工作人員，他們不得不避禍逃往外交人員居住區，於是北京外交使團的居住區（稱東交民巷）就被圍攻。這批拳匪亂民人數極眾，外國使團的居住區隨時有被攻入的危險，王明道的父親王子厚亦在被圍困的教民之中。他登梯向外觀看，見大刀會人多氣昂，以為指日即將攻破，自料無生存之路，在驚嚇之餘竟自縊而死。王明道當時在母腹中已八個月（參看王明道著《五十年來》4頁），所以他出生時即為孤兒，父親留下來僅有的幾張照片，在戰亂中又都遺失了，以致父親長什麼樣子，他全無印象。

王明道五十歲時，華北大部分已變色，北京在特殊關係下，還有國民政府「統治」。共軍不急於攻佔

北京，目的也在保護這一具有歷史性的城市，恐怕有些極珍貴的建築，會在戰爭中損壞。這時一位青年張錫煥勸他把生平寫下來，無形中也是一種自白（自動洗腦，作個交代）。王先生在《五十年來》中沒有說明他寫書的由來，由於張錫煥與我曾前後作過同學（中學，及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哥倫比亞神學院），是他親自對我說的。從《五十年來》的內容，我們得知許多他如何蒙恩、蒙召、作傳道、建立教會的經過。

### 他的講道和信息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在桂林開始講道。當時沒有參考書，由於桂林宣道會在日軍轟炸中被炸中燒毀，所有的記錄、書籍皆付之一炬，後來在教會的聚會廳內，找到了《靈食季刊》這本唯一的參考書（王明道所辦之雜誌），驚喜萬分。我還記得該期的內容是講到大衛犯罪、雅各的女兒在示劍被玷污，它的內容都是在生活上的問題發揮。大衛之失敗是由於他在生活上失敗，以致犯了大罪。底拿被玷污也是怪她不應該進入外邦人的圈子中——這可能是父母未教導警告女兒，也可能因她是獨生女，與放縱有關……。後來多讀王明道的信息，也多是生活性質為內容。

王先生無論在那裡，第一篇講道常常是「一次得救永遠得救」，告訴人「我們是憑恩得救，得救之後不會再滅亡，但是要在生活上警惕自己，保守自己不犯罪」。第二篇是「要受浸」，點水禮不是聖經的教導，但他不是教導說人不受浸不能得救，他也不是浸信會或浸禮會出身的。他從二十五歲開始已在北京一帶講道，後被邀請往各地講道，足跡遍及全中國：南至廣西、廣州、香港，北至東北三省及綏遠，西至山西、四川，東去浙江一帶。他自己也說，他長於北京，一口純正的國語，加上他的聲音很清揚悅耳，咬字清楚，講道時錚錚如警鐘，內容又有聲有色，所以能引人入勝。由於他常出外講道，不在自家教會時，都由一位叫石天民的同工守住教會的大本營，這是他的得力的好同工。他的信息多注重生活，他自己本身也是潔身自愛，有規有矩，在他的《處世之道》一書中，對於作人、與人來往、禮貌衣著都有教導。他認為作基督徒也應知道如何作人，屬靈人要有禮貌，不知處人處世，是不正常的。

他初出來時，勸人不要愛世界，也是他的信息之一，他在講道時也提及他個人在一些事上的改變。過去認為把皮鞋擦得亮亮的表示一個人屬肉體、愛世界。一次他和一弟兄談及皮鞋問題，王說我的皮鞋穿了一段時間後，面皮會折斷，一雙鞋就這樣「作廢」了。那位朋友說：「王先生，這是因為你不擦油，油可以滋潤皮面，皮就不會折斷。」他才明白擦皮鞋不是愛世界，乃是使皮鞋持久耐穿。

當時在國內有聲音指責王載是個愛世界的傳道人，因他喜歡坐頭等火車，睡臥鋪——這是當時教會人士對王載的評語，也是一般信徒的屬靈標準。王明道先生體弱多病，每一次去外地講道，都得先坐兩日一夜或一夜一日火車，並且是坐三等車廂搖搖晃晃到目的地，當晚要上臺講道，實在力不能勝，所以有人勸他不如坐臥鋪。但三等車沒有臥鋪，只有頭二等才有，他試了一次，在車廂中睡覺，到了目的地講道果然不錯，有體力和精神。他以後再也不提坐臥鋪是愛世界、體貼肉體。王先生有一個長處，他知自己是錯了，馬上認錯，糾正自己，這在《五十年來》中寫到對自己、對家庭、妻子，均是如此，這是他令人敬佩的地方。

### 教會與立場

趙君影結婚後不久，請他吃飯，開飯前趙師母說了幾句客套話，「對不起，沒有菜招待王大哥。」王

先生把臉一沉，道：「你說的是什麼？」他指著桌子上四樣菜說：「這是什麼？客套就是虛假。我們傳道不應當如此……。」趙師母唯唯稱是。這雖是小事，但王先生非常認真。他辦理教會也是如此，他也知道因為他是注重生活上的信息，有的弟兄姊妹聽多了、聽久了，也就暗中跑到聚會所去聽道，他從不做聲，這也是說明沒有一個人有完備的恩賜。

他的教會有位田大夫，是一間婦女醫院的院長，人好「闊論」，雖然熱心樂意招待聖徒。但他就不請她作執事，怕她的口會生是非，言多有失，我認識該姊妹後，就認為王先生是對的，可見王先生建立教會有其原則。

王先生一生不要人稱呼他為「牧師」，因他認為「牧師」一語是馬丁路德之後，改教不徹底所留下來的，仍有聖品階級制度的觀念。他傳道是從兩個人的聖經班開始，人逐漸加多。他沒有讀過神學，原有讀神學的可能，由於主張浸禮，而被該教會驅逐，這事就「泡湯」了。

他講道不是三大段九小條，乃是平鋪直敘，但也不是一個故事連一個故事，乃是把聖經中的原意，設身處地的、加上現代人生活的情形來教導。他從來不報告他每一次講道有多少人舉手決志，他認為只有神知道，不以數字來誇耀。

### 文字工作

《靈食季刊》是他自己辦的屬靈雜誌，內容多是他自己講道的信息，前後出版了十三年之久。現在有《王明道文集》出版，他的信息也多以生活為主題，信徒是因信稱義，更要因行道而成義和成聖。

他在一九五〇年以後被逼迫，那期間坐牢被整肅、洗腦，曾在壓力逼迫下一時說了違背良心的話，事後坦誠自己的無奈，前後在「勞改營」中有二十二年之久。平反後住在上海，直到見主面。

在「勞改」的日子中，全球華人基督徒對他非常的關注。如今他安息了，師母也安息了，然而他們的生活見證仍在說話，基督馨香之氣繼續的發散四溢。雖不見其人，但仍聞其香。

### 宋尚節日記摘要「附注」

（于力工著：《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臺灣：橄欖出版社，2006,5，第306-311頁）

宋尚節的傳記有十本之多，基督教報章雜誌登載關於他事蹟腳蹤的文章也不計其數。宋尚節之次女曾找到父親的日記稿本，在一九九三年出版，她送給我一本。在讀的時候，感到非常親切。不禁想起當年聽他講道時的「風采」，在他的日記中有一段記載他那次在江蘇六合舉行的奮興會，勾起了我的回憶：

「滕縣會畢，經徐州時，幫助四五百人未得救者認罪。到六合後，接待我的棣春華（筆者按：即棣慕華牧師，春乃慕之誤）。在我來時只有五十三元，用五十元後，只餘三元，他為經濟需要禱告。忽然美國及他處寄來七百元，主及時供給一切所需用的。這次六合的益智男中和光明女中完全歸主，教牧人員子女幾乎全體奉獻作傳道。在領會期間，我傷口膿血淋漓，每止不住，靠主剛強講下去。六合會畢，回上海，……」

這一段的記載，不過一百三十四字，僅略提及他在益智中學帶領聚會的片段，沒有詳細述明。為了使這過程更加真實，我把所見、所聽的作一補充的敘述：

這次的奮興會是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間舉行，我們從學校校長、教會牧師和外國教士的報告中知道宋博

士要來。那時我年方十六，在中學求學，同學中不信主的占多數，對於宋博士之名甚是陌生。六合是貴格會在國內的大本營，每年都在此舉行年議會，召集各鄉佈道所、福音堂（已成立教會）的代表來開會，禮拜堂甚大，可坐一千五百人。各地代表（包括南京貴格會之代表）齊聚一堂，甚是熱鬧。那時我已得救，也是奉獻全時間作傳道的青少年。宋博士終於來了，他一登臺，看見前排坐滿了年老的婦女（那時男女分坐），即時大聲說：「誰叫你們坐在前面的，給我滾到後面去！」，那些年老的婦女聽了之後，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我的反應是莫名其妙。傳道人如此不客氣！宋博士是個瘦黑，氣貌不揚，穿一身藍布長衫，頭髮下披（如後來美國披頭四的髮型），腳穿皮鞋（我們一般人那時穿中國布鞋或是力士膠鞋）。這一喊叫，招待人員趕快把這些年老婦女、男士帶到後座，宋博士又大聲說：「青少年在哪裡？坐到前排來！」學校的同學們在教員的率領下趕快到前排坐下。

宋博士開始領會，他不請別人領唱，他事前已把《奮興短歌集》寄來，不過份數不夠，已一售而空，所以把短歌寫在很大的紙張上，掛在臺上。彈琴的人，要會跟宋博士起的音調來彈，若是不合的話，立時被趕下臺，理由是「你不會彈琴，下去」，再換一個來，因此安排了一位外國教士聶樂爾女士彈琴，隨其唱的音調而彈。不是彈琴的先彈，乃是琴音為他的領唱伴奏。第一天唱「歸家吧！歸家吧！」他在檯子上，跑來跑去，一面跳一面唱，手拿一根木條，起先還在指詩歌，以後使用木條抽在講臺上（會後講臺上，留下條條痕紋），他要大家大聲唱，前排的同學拼命大聲唱。這時，他便脫下長袍，那知他裡面還有一件長袍，他開始講「浪子回頭」（路十五章）的故事，一面講，一面「加油加醋」說的有聲有色，有時引起哄堂大笑。他問問題，要會眾回答，小聲還不行，要大家大聲回答，宋博士的聲音沙啞，過了幾天，前排的青年聽眾個個也和宋博士一樣大聲叫的、唱的、喊的同樣聲音沙啞。我們才明白，他為什麼要年老的人坐到後面去，因為他需要青少年能參與他的講道，使整個聚會活起來。

由於他是福建興化人，他的國語有時不太「靈光」，如他教我們唱：「釋放，釋放，榮耀釋放……」，我們初聽好像是在唱「吃飯，吃飯，榮耀吃飯」，我們都很調皮，會後學他唱「吃飯，吃飯……」，尤其是在開飯以前，後被舍監所禁止。

宋博士一面講一面表演，配上個人的見證，加上蹦跳的動作，很能引人入勝。而且每次聚會都要用上兩小時，唱詩至少半小時，講道一小時餘，然後有呼召、認罪等約半小時。

### 對付罪

奮興會一共八天，一天三堂，每堂兩小時餘，晚上一堂比白天還長。宋博士這樣的要求安排，沒有人敢說「不」，但我們還得照舊舉行「年議會」。記得開幕大會那天，照舊先奏樂，由我父親指揮的銅樂隊，大小喇叭、笛子、大鼓小鼓，二十幾人的樂隊甚是可觀，樂聲也很嘹亮，被宋博士聽到了。所以那天下午開會時，他在未領唱前，便問教會領袖們「你們請我來領你們的奮興會，怎麼還要開別的聚會？」他不知過去貴格會前幾次年會曾請了王載、趙世光等來講道，都是一面開會，一面聽講道。未想到宋博士不喜歡這樣做，「你們既然不專心，我也不講了」。他面上帶有怒容，不等台下回應，便拿著聖經、衣服走下講臺。當時一千五百人的集會，鴉雀無聲，幸而禮拜堂大，走道甚長，走到一半，棣慕華牧師（年方二十九歲）急忙趕上前去，一把拉住宋博士說，「我答應你，我們不再開別的會議，請你上講臺講……」一面講一面推，才把宋博士擁上臺。他這才很快不樂地開始，那天講道，

呼召沒有人反應，也無人上臺前認罪。再隔一天是禮拜五，宋博士上了台，在講道前對大家說：「對不起，我前天發脾氣，我自己犯罪了，請你們赦免我。」這時他流淚了，大家不知如何反應，他大聲問道，你們赦免不赦免，直到大家大聲說：「我們赦免你。」他才再開始講道，聚會也再恢復盛況，聖靈繼續作工。

宋博士講罪，要人對付罪，他自己也勇於認罪、對付罪，值得我們效法。

### 神的榮耀

由於一千五百多人參與聚會，所以開始聚會後，還有人進進出出。棣師母在大門前招待，宋博士忽然在講臺上大聲喊道「Close the door！」在這一個小城，用英文大聲講話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大家回頭向大門看去，棣師母趕快把門關上。

禮拜五是宋博士的醫病日，當晚很多病人來參加聚會，有人攙扶病人而來，有的病人則是被抬來的。他們特別安排請棣師母扶病人入祈禱室，宋博士跪在地上，閉著眼，進來的病人是誰，他也不看，棣師母扶人進去，牧師報名字，宋博士一手拿一杯油，另一手抹油，向病人身上，或頭上，或肩上抹去，因為他閉著眼。

事後，教會照常舉行見證會，棣師母起來作見證，便述及宋博士用英語在臺上叫她關門，因為用的是英語，顯然是對她而說的，故當時心中很不高興，覺得不給她面子。但當她到那祈禱室時，她就感到神的榮耀充滿在那房子中，她立時好像兩腳懸空，不知所以，她立時認罪。棣師母作這見證時一面流淚，一面述說。

### 禱告如巨風

一天清早我看見宋博士迎面走來，即說：「宋博士，早安」，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以為他沒有聽見，故再提高聲音說：「宋博士，你好」，他仍然不睬也不理，我好生氣，即刻走出教堂，不要聽他講道。那晚便回家裡早早上床睡覺，忽聽大風刮過，立即躍身而起，再聽，原來是聚會的一千五百多人在同聲開口禱告，我即刻穿上衣服回去聽道。

這些好像小事，但使我一生難忘，常在腦海中浮起。

宋博士是一個肯擺上，肯捨己、捨命的傳道人。他是一個多講罪的奮興家，而且在聚會完後，請人到副堂跪下，再把各種罪一一講出，要人舉手承認而對付。

開會期間，宋博士組了五十三隊佈道隊，每隊兩人，但第五十三隊只有我一人，我是隊長也是隊員。每週末禮拜六下午，我們都出外傳福音，不過後來學校放暑假，佈道團也「放暑假」。

奮興會後，貴格會海外總幹事韋立恩監督來華視察，途中在船上和一些西方教士們談話，大家異口同音說：「若是中國教會再多幾位像宋博士那樣的傳道人，我們西方教士可以捲舖蓋回國了！」

### 倪柝聲的神學思想

（于力工著：《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臺灣：橄欖出版社，2006,5，第131-173頁）

倪柝聲對中國的教會、基督徒最大的影響，不僅是對教會真理的認識，他對靈命方面的教導的信息，更深入了傳道人、信徒的心中。倪柝聲認為教會要建立好，必須要有極好的配搭，而配搭的效果，與人的生命光景有極密切的關係。基督徒必須在靈命上長進，因此他對教會的增長和個人的增長有周密

的分析，而且把靈命的種種層次也儘量地說明。倪氏善於行政和組織，故此在建立教會上，他著重人際關係，也很嚴密。他認為一切的屬靈的教導，也必須根據聖經。他在青年時代曾在賈玉銘所辦的靈光報社工作十一個月之久。（1）賈玉銘在華人神學界是首屈一指的神學家，倪從他身上吸取了不少神學、解經的智識。（2）

在他的著作中，除了巨著《屬靈人》最能引人注意外，另一部是《正常基督徒生活》，是他在開西大會（Keswick convention）講道的記錄。另有一些小冊子，如《魂的破碎，靈的出來》、《敬拜殿，敬拜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亦有信息及屬靈的教導。在他發行的「復興報」中，也有很多篇有關靈命造就的信息，另外《信徒造就》一書也是有次序的功課教導。這些書籍的影響，是無脛而走，深為當時教會人士歡迎與閱讀的書籍。

### 第一節 屬靈人

《屬靈人》是他在二十六歲時所寫的。根據俞崇恩之言，（3）在初版的序中，曾指明他有許多的資料出自賓路易師母之著作，他也深受達秘之影響。後來再版時原序未再印出，故無從得知他所論述材料的出處，正如《工作再思》一書初版之序，也不再印出。（4）在原序中的有些說明，甚有歷史價值，言明他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和其內容原始的根據。

關於《屬靈人》「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編者于上海邸次」的序（一）裡說：

在頭一版時，這些分別並非不知道，不過以為，如果屬靈的事實和原則是沒錯的，就外面的名詞是不大要緊的，就是此次增改好了，還沒有想到要一起更正。乃是最近幾天，主才特別使我注意這件事……，我也盼望將來在別的文字工作裡，也都能一律的改過來。（5）

從這些話當中，可以看出這是在他出版第一版或幾版之後寫的，倪是一九〇三年出生，他在二十六歲時寫這一本書，而一九三二年時他已是二十九歲的人，此書已出版三年。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的序上，他寫著這樣的話：

靈和魂分開的教訓，我並不是一個創始者，慕安得烈說：「教會和個人所應當最懼怕的，就是魂的意志，和心思的過度作用」。邁爾也說（F. B. Meyer）也說：「如果我不知道如何分別靈和魂，我今日靈命就不知如何了。」其它如司托克梅爾（stock Mayer）、賓路易師母、羅伯斯、蓋恩夫人等等也都是作同樣的見證。因為我們在主面前受了同樣使命的緣故，我就很自由的引用他們的著作內容，因為引用很多的緣故，我就不在各處標明出來。（6）

在初版時，倪氏坦承他的內容及寫作引用了許多的西方教會作者的作品。從這套書其中的內容和名詞來看，多來自賓路易師母和達秘之手。

和受恩教士（Miss M. E. Bather）於一九〇八年來華，在第一任期結束後回到英國。第二次來華時，是憑信心來的，不再接受公會組織的接濟，而且帶來了不少的屬靈書籍。（7）相信這些書籍就是倪氏得幫助的來源，使他寫出這套書。

但是他在序中也說到「我知道我並沒有起意要寫這本書，乃是明明受了主的委任，並且這本書裡的真理，也並非我的，乃是祂所給我的。當我書寫的時候，祂也將許多新的祝福給我。」（8）「我自己也說明，寫屬靈的文章，中文沒有合適的名詞，為了使讀者能明瞭，發明了一些新的名詞。」（9）「非此，就有許多真理無法傳達出來。」他寫這套書，目的不是讀的人，不是用來「自析」或來作「過度

自己的思想感覺和裡面的一切動靜」(10)，在倪個人的領受，他寫這套書乃是一個屬靈的戰爭，是「揭穿仇敵的詭計的書」。

在序文的結語時，他作了一個禱告：

聖父啊！你所託付給我的，現在已經在這裡，你如果看為美好，就請你祝福！但願你在這末了的世代中，保守你的兒女脫離敗壞的肉體，和兇惡的邪靈。父啊！求你建造你兒子的身體，除滅你兒子的仇敵，催促你兒子的國度快來。父神！我仰望你！我投靠你！我想慕你！我投靠你。(11)

### 一、屬靈人的結構的主題

在「卷一：靈魂體的總論」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倪對「人論」(Doctrine of Man)的出發點和根據是「三元論」(Trichotomy)，而不是靈與魂是一體的一個組合，乃分立而相聯的。照聖經的說法，如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23 節所說的：「……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從創世記裡神創造人的過程中也可以看見，神將祂的生命氣息吹入人的鼻孔裡，人就成了「活的魂」(創二 7)。人在未犯罪之前，他是一個魂人，而與神來往，並無問題(卷一，第二章，24 頁)。魂乃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機關」(it is the organ of man's free will)(12)，而靈乃是生命，當靈和身相合時，魂便產生了，而靈魂體，如「一個發光的電燈泡一般，一個燈泡裡，有電、有絲、有光，身體好像絲一般，靈好像電一般，魂好像光一般，電是光之因，光是電之果；絲乃是物質的體，可以發光，靈和體聯合，就生出魂來，而魂又為靈與體二者相合的特點，魂乃是二者所結合的……。」(13)

體乃是「世界的知覺」，魂乃是「自己知覺」，靈就是「神智覺所在」，正如身體有五官的知覺，人的靈與神來往，可以進入屬靈的世界，體可以進入物質的世界，而和世界相通。(14)靈最尊貴，而體最卑賤，魂在靈和體之中。(15)人意的意志、情感、智力都在魂裡，由於魂在二者之間，所以決定靈與神之間的關係，與世界的關係。(16)人的三部和聖殿的三分法——外院、聖所與至聖所相似，靈魂體這一個次序不能混亂。(17)

「靈就是良心的功能，直覺和交通(指與神交通，就是敬拜)(18)，良心定是非(申二 30；詩三四 18，五一 10；羅八 16；林後二 13)(19)。自從人犯罪之後，人的靈失去與神來往，良心不正常，直覺失去，交通中斷(敬拜就沒有了)。人要經過重生才能恢復(20)。信徒未重生時，他的靈墮入魂裡面……而他的靈的作用和知覺，就與魂調和起來，叫人不能分別什麼是從魂來的，什麼是從靈來的……(21)。所以靈喪失、靈死了(賽二九 24；箴十七 22；但五 20)。」

魂既是意志的所在，人就為自己出主意，人的情感也操縱在魂裡，人的思想、智力、聰明、智識、愛好、恨惡都出自這個機關(詩十三 2，二七 12，三五 7；箴二 10，十九 2)(22)。魂也是嗜好的來源，魂也是人天然的生命，魂就變成了真我。(23)因此一個「人的魂，就是人的生命，人的自我，人的人格和人格中所包含的意志、心思和情感等等」(24)。這樣我們可以推論出來，誰是屬靈的，誰是屬魂的，就能分別出屬靈與屬魂的了。

人墮落之前是個完全自由的人，也有自主的權柄。(25)魂與體都服從靈，人揀選了善惡的果子，這果子啟發魂生命，而不啟發靈(卷一，第一章，16 頁)。失去了神的智識，夏娃犯罪是以身體為先，夏娃的意志斷定一切，而進入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這就是魂的境地(26)。夏娃受試探墮落是悖逆了神，以致發展人的魂，人犯罪乃是愛自己，正是撒但借著亞當的意志，叫他犯罪，這就是說犯

罪是魂的罪惡。既然犯罪的是魂，所以贖罪的也是魂（賽五三 10-12）。基督來到世界就是成為人，祂魂勞苦，將魂傾倒以致於死（27），人犯罪之後魂更加獨立。

墮落後人的靈魂體都發生改變（卷一，第三章，122 頁），亞當犯罪之後他的靈死了，「必定死」應驗了，這是靈與神斷絕交通，而魂便來壓制靈，所以人屬於魂而沒有靈，人屬於血氣（猶 18-19）（28），他的一切動機為這屬地的魂包圍。（29）而且魂體相聯合，以致犯更羞恥的罪（卷一，第三章，127 頁），結果原是靈治，變成了「體治」，這樣就在更可憐的地位上。

## 二、神的救法

由於犯罪，死臨到眾人（羅五 12），為了要免去死亡，基督自己來接受審判而為人死亡了。祂在十字架上，靈魂體受了人類當受的刑罰。（30）的確祂先在靈中受苦（如詩二二 14-15，七七 3；約十一 33，十三 21），祂的靈魂體完全的破碎。（31）

## 三、重生

倪認為重生也就是「靈應當復活起來」（32），我們與「基督的死聯合，而得祂復活的生命的首步點，就是在我們的靈裡。重生是完全在靈裡的事，與魂和體是沒有關係」。（33）「在一個未重生的人幾乎都是魂所支配」，人的喜怒哀樂都受魂的支配。（34）「信主的人就是與主聯合……意即凡主所經歷的，他都要經歷了」。（35）這樣才產生與神的關係。（36）但若是重生的基督徒無力勝過肉體，還是會屬肉體的，因為那「乃是隨著魂與體的支配」。（37）

## 四、肉體

肉體這一詞在希伯來文是「巴撒」，希臘文是「撒克斯」，這一名詞在聖經中有不同的用法。有的指著全人（羅七 14），有時指身體，有時指世界一切的人。（38）人的身子無論生死，都是肉體。然而在靈意方面，「肉體」乃是指著活著的身子。（39）

世人都是屬於肉體的，人從肉體而生，而生下來的天然一切都屬於肉體，所以放縱肉體（羅七 5、25，九 8；弗二 3；西二 13）。犯罪的人既屬於肉體，故不明白的神的話，然而神不把肉體改變，乃是給他一個新生命，然後幫助他去勝過肉體，這是神的救法。

## 五、靈魂之戰

根據羅馬書七章 17-18 節說「住在我裡頭的罪……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從這兩節經文中，就可以知道肉體的成分為「罪」與「我」（40）。屬靈的生活這兩點不能相混。主在十架已經對付我們的罪，我們則不需要，只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捨己來跟從主，十字架是完全的救法，肉體要完全的掌權，靈也得完全的掌權，衝突戰爭就在這裡開始。（41）神解決這一戰爭的方法，乃是對付肉體。「神不是改造肉體，乃是要除滅肉體」。人重生以後，仍被肉體所管理，故此仍然屬肉體，這也是為什麼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中說：在他裡面有兩個律，一是靈的律，一是肉體之律，在這兩者之間痛苦，甚至他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這戰爭會一直繼續到見主之時，所以人要抓住主的完全得勝，向主活著（42）。要勝過罪，要認識真理，結聖靈的果子，求聖靈來管理，而對付羅馬書第五章中所說的一切情欲和產生的罪。（43）

## 六、十字架和聖靈

主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一個靈魂體都能得救的工作。我們相信了之後，也應當照羅馬書八章 13 節的話

去治死身體的惡行（44），「順服聖靈行事不放縱肉體犯罪，而能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我的肉體都是存在的，也一直在「是」（向神）、「不」（肉體）之間（45）。我們就當學習順服聖靈的得勝，順服就是把肉體的所有的能力和活動都放在主耶穌十字架的能力底下。（46）可是要注意，肉體也有可靠之處，因為肉體也可以行善。但肉體的行善，不能代替聖靈的工作，因此人靠肉體，就是一種的自信。（47）內在自信，而用肉體完成聖靈的工作，就更會加上罪的果子。（48）撒但就在我們的肉體上做工，更多的邪情私欲就會來到。（49）

所以不要體貼肉體，因體貼肉體的就是死（羅六 63，八 6），也是與神為仇，而不能得神的喜歡（羅八 8）。（50）為此我們也要追求更豐富的生命，接受神對肉體的估價。（51）

同時十字架與聖靈在我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我們要深深地感到自己無能，或是（52）這樣不為肉體安排，我們要禁戒肉體的欲望（彼前二 11）。（53）

### 七、肉體和魂的問題

肉體和魂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與犯罪有直接的關係，分別是在「罪根」問題，就是那個犯罪的能力（54）叫人去犯罪，因此要釘死罪根在十字架上。因為基督在釘十字架時已經將罪根一同釘上了，我們乃是同祂聯絡。（55）

我們犯罪是身體去行的，要認真的對付，就要去治死「肢體」（參羅六 13），而不再作屬魂的基督徒：脫離罪不過是神給我們第一次的得勝，使我們能夠繼續有無數的得勝，勝過罪乃是一個門……進去就進去了，勝過己乃是一條路，要我們一生行走的，在勝罪之後，神呼召我們天天去勝過我們自己。（56）

我們也要注意靈和魂攙雜在一起，就是靈生命和魂生命同活在一起，聖靈充滿的功用在此有功效，讓聖靈有能力來管你，這樣就可以分辨聖靈單獨在引導的，而你就知道靈的生命了。（57）屬魂的生活喜歡不聖潔的笑話，自傲、自氣、多言多語（58），屬魂生活不但影響自己且會危害別人，落在愚昧之中，（59）更加退入肉體之中。（60）請注意，魂生命的失喪並非一勞永逸，所以我們要「一直站十字架的地位，就能有立刻的拯救」（參羅六 6）。（61）信徒當不斷用神的話來操練來勝過一切。（62）「祈禱和默想來考查聖經」，「讓神的話深深地進入他的裡面，好叫魂的生命受著神的話語清潔」。（63）隨從聖靈而行，過安靜交托的生活。（64）

倪柝聲在《屬靈人》第一冊中，用三卷來說明靈（卷一：靈魂體的總論）、魂（卷三：魂）、體（卷二：肉體）種種方面的內容，在第二冊（卷四：靈、卷五：靈的分析、卷六：隨從靈而行）與第三冊（卷七：魂的分析—情感、卷八：魂的分析—心思、卷九：魂的分析—意志、卷十：身體）中論及聖靈的工作，及更仔細地分析靈魂體所包含的內容。

在第二冊的卷四中再論及靈的問題。先分別「聖靈和信徒的靈」的問題，人的靈在人的裡面才是一個人的中心，而決定一個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從人的靈開始，他再追求重生的過程和其內涵。重生時神的靈進入人「死醉昏迷的靈」中（卷二，355 頁），這工作乃是聖靈的工作，就是聖靈借十字架所成就而做出的（卷二，10 頁），使信徒有新的靈（結二六 27）。重生之後聖靈內住在人的裡頭（卷二，12 頁），而把人帶進屬靈的地位中（卷二，14 頁）。當聖靈住在人的裡面，是叫人轉日向神，而不是叫人只注意到他裡面的那位聖靈（卷二，15-16 頁）。

人稱之為「屬靈」或「屬靈人」乃是屬於聖靈的意思（卷二，18 頁）。這是倪對「屬靈人」這一名詞

最簡單、最清楚的說明。

而進入屬靈人的地步，十字架的對付很重要。靈和魂的分開乃是進入屬靈生活所不可少的工作（卷二，20 頁）。人順服聖靈而行事，而不順服魂來行事，與主的靈就能聯合一體了（卷二，22 頁）。這個聯合正如在羅馬書六章 5 節說的，「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與祂聯合」一樣。這時靈就過著升天的生活、過著讚美的生活（卷二，25 頁）。聖靈的力量要在人裡面剛強他，但在追求聖靈時，不求外面的「感覺、震動、拘攣、摔倒」，而單用信心、要緊的是能有力工作，有力生活（卷二，27 頁），也更能有能力使之思想。

照樣屬靈人物是與靈在和諧，不像過去漂流、放蕩，不是用理智與聖靈的啟示對辯，也不是借著一些混雜的思想來攪亂靈的平安，更不是用自己的智慧誇耀與靈在作對；反過來說，思念與直覺是協調如何能在屬靈的旅程上前進，若是靈展開什麼啟示心思會認識其意義，這會幫助靈，即便是投入屬靈爭戰之中。若是聖靈期望教導任何的真理，心思會協助靈去領悟，聖靈會阻止心思也同時來主動。（本文由英文《屬靈人》直譯而成，卷二，32 頁）

屬靈人絕不隨從肉體行事，乃是順從聖靈行事。所以，等到屬靈人有了能力，縱使有他的意志，卻不像從前意志中以自己為中心（卷二，38-39 頁）。他裡面的靈命借著外面的靈工而湧流出來（卷二，36 頁），工作的效果就奠定在這上面（卷二，39 頁）。若是屬靈的人要能保持，他必須要用禱告將人的障礙除去，以致有自由的靈（卷二，41 頁）。人在靈帶領下做工才是神的工作（卷二，47 頁）。

#### 八、禱告與爭戰

「所有的禱告應當都是屬靈的」，禱告裡沒有己意，出乎己意的禱告會成為屬肉體的禱告（卷二，52 頁）。屬靈的禱告是照神的旨意而求。人不但用靈來禱告，也要用「心思禱告」，其實靈和禱告是分不開的（卷二，52-53 頁）。聖徒之所以有聖戰乃是有邪靈和撒但的作為（卷二，56 頁）。這樣靈的戰爭需要靈的能力，必須根據聖靈的話來戰爭（卷二，59 頁）。信徒要注意保守靈命正常，不要受仇敵的欺騙而受邪靈的支配，為此人向撒但主動的攻擊（卷二，65 頁），不要被邪靈支派，受它的浸，而失去了靈的主動。

#### 九、靈的分析——直覺、交通和良心

在《屬靈人》一書第二冊卷五提到的「靈的功用分三大部分，就是直覺、交通和良心。」（卷二，第五章，68 頁）「這也是人的靈中三種功用而已」。我們的靈如約櫃，不能用肉體來干涉，靈的和肉體都有直覺，不過靈的直覺和肉體之直覺不同。以馬太福音二六章 41 節「你們心靈固然願意」，馬可福音二章 8 節「耶穌心（靈）中知道他們……」為例，其它關於這方面的經文甚多（路一 47；約四 23；徒十七 16，十九 31），表示靈的作用甚多，所以信徒要在靈中長大。發展靈的靈敏，這是要從人的最裡面發出的（卷二，第五章，72 頁）。而能以分辨是從自己的意思來的，抑或從靈來的。

靈也就是恩膏（約二 20-27；卷二，第五章，73 頁），有恩膏的膏抹，也就能更知道聖靈的意思，信徒在這樣恩膏的教訓下而遵行神（卷二，第五章，74 頁）的旨意。在聖靈的引導光照下，人就能分別是非，而有正確的良心。這和別人來往時，就更能感覺到人心中的意念，如主耶穌能知道人裡面的議論（卷二，第五章，78 頁）。這也可稱為在靈中的「看見了，聖靈這樣的工作，才教人認識神的」（卷二，第五章，78 頁）。

既然靈中的直覺察驗到神的旨意，聖靈就能引導人入了正軌（卷二，第五章，79 頁）。在這裡經過這樣的解釋，倪有一段話說：

每一個與神親切的同行，秘密的交通和屬靈的結合的，都會在他的直覺裡得神啟示。（卷二，第五章，81 頁）

在這樣狀態下，不能和情感相混。因為我們認識神，是在瞭解直覺中認識神（卷二，第五章，83 頁），而不是用人的心思去直覺，乃是利用靈的直覺而接受耶穌為救主，「而能復活他的直覺（靈）」（卷二，第五章，83 頁）。這樣的重點，乃是叫人知道「屬靈的事」，必須用「屬靈的話」來解釋，來達到屬靈的目的，而能看神的事。（卷二，第五章，93 頁）這才是「屬靈人能看透萬事」，屬魂的人就不能了（卷二，第五章，94 頁）。

屬魂與屬靈的分別，屬靈與肉體也是如此。屬肉體的乃是如嬰兒，在靈中永遠長不大，就是有恩賜，還是長不大（卷二，第五章，97 頁）。長大的人才會有屬靈的悟性、屬靈的智慧（卷二，第五章，103 頁）。

#### 十、良心

在人未得救之前，良心是沉睡的（卷二，第五章，106 頁）。在聖靈的工作中，就是叫人的良心醒來；這醒過來的良心，才能直接與神交通（來十 12；卷二，第五章，109 頁）。良心醒過來，也是因基督的寶血所洗淨（卷二，第五章，116 頁），不過良心也會被賄賂，以致失去正確的作用，而產生良心定罪（卷二，第五章，111 頁）「因此要隨從靈而行，我們就得聽良心的指示，不要逃避裡面的責備」，可以在良心中更正。

「良心本來就是信徒的窗戶」（卷二，第五章，144 頁），天上的光可以照下來，產生無虧的良心（卷二，第五章，115 頁），而成為「神喜悅的信徒」（卷二，第五章，117 頁）。這也產生了良心的智識，這智識叫人能有良心的悟性，我們的行為標準就更高了（卷二，第五章，121 頁）。可是要注意良心自也有軟弱，有時會受外界的智慧所影響（卷二，第五章，123 頁），為了這緣故，要求從上面的正確智識，使良心正確的標準（卷二，第五章，124 頁）。

#### 十一、隨從聖靈而行

在《屬靈人》一書第二冊卷六所提到的是「隨從靈而行」。「保守長久的聖靈……保守信徒時常行神的旨意……」（卷二，第六章，129 頁），勢必要隨從聖靈而行，這樣先隨從聖靈的律行事，而免在魂裡、肉體中行事，求在聖靈中行事，比求聖靈的恩賜更重要。因前者使我們能在生活上有見證，能慎思明辨。這並非否定了聖靈的恩賜（卷二，第六章，133 頁），而是信徒為了彼此間的交通，保守自己的靈，要防備撒但的攻擊，切記我們是在靈戰中（卷二，第六章，145 頁），撒但也時時在控告。甚至自己的魂中產生了一些意念，而被撒但所利用（卷二，第六章，146 頁）。故信徒要時時提防。

信徒的靈要服在聖靈的律之下，要防備「靈的重量」和「靈的閉塞」，這重量是從撒但來的壓力（卷二，第六章，146 頁）。當撒但攻擊信徒的肉體和魂之時就產生靈的閉塞（卷二，第六章，147 頁）從另一方面來看，人的魂和肉體產生了罪，以致使靈受了毒（卷二，第六章，148 頁），又有時受了魂生命產生的作用，而「靈下沉」，最危險的就是靈下沉，這容易使靈的生活停頓（卷二，第六章，153 頁），以致失去「靈的負擔」，這負擔乃是指叫人可以有禱告的力量（卷二，第六章，169 頁）。

靈也會退落的，這意思就是神的生命和能力在信徒的靈裡，好像潮水那樣的退落（卷二，第六章，154 頁）。一旦落在這光景下，靈就失職了，而發出不正常的作用（卷二，第六章，159 頁）。

倪氏認為心思和靈能彼此扶助，以此從神得智識變成了悟性的禱告（卷二，第六章，165 頁）。心思和悟性的互相運用而能產生的禱告，這就是屬靈的生活——「靈和心思同工」。這樣禱告而能在靈戰中得勝，這裡面的代禱是由於靈與心思合一的果子（卷二，第六章，166-167 頁）。在心思裡思念我們也就會得著了（卷二，第六章，170 頁）。

### 靈所當有的情形

聖靈在我們的靈中做工，有時憂傷，有時戰兢，有時謙卑、貧窮、溫柔、火熱、冷靜、喜歡、不膽怯、安靜、新鮮、聖潔、強健、合一、充滿恩典（卷二，第六章，172-185 頁）。這樣的靈中的操練，才能產生與主再來時被提的事實。

### 十二、魂的分析：情感

在《屬靈人》一書第二冊卷七開始提到對於魂的分析，並分成三部分，下面將一一陳述。魂的分析，在於瞭解魂裡面所包含的各種作用，由於在魂中包含了「心思、意志、情感」，而情感下包含了更多的範圍（卷二，第七章，189 頁）。如「喜怒哀樂」（卷二，第七章，190 頁）、「愛情、欲望、感覺」等。信徒在信主之後，這些情操仍在人的魂中。為使人的情感正常化，能隨從聖靈行事（卷二，第七章，194 頁），為主做工的人，故此要研究心理學，以能明白人，並進而能領人歸主（卷二，第七章，196 頁）。可是這情感必須要在聖靈中去對付、來限制，所以婦女要蒙頭，就為了要把情感蒙住。

「信徒當讓十字架在情感中作工夫（卷二，第七章，200 頁），將魂及時關在十字架中，以改淨去火性（其狂熱，其紛亂）而能以完全地順服靈，因為靈有權柄支配情感作用，這就是十字架的目的（卷二，第七章，201 頁）。」

愛情屬於情感，愛情必須達到神的要求。人要先愛主，再有愛情（卷二，第七章，202-204 頁）。愛情當讓主作主，在愛情上失去為自己的心，而能為著神而來愛別人（卷二，第七章，206 頁）

人要避免屬魂的愛主，若不小心，易使靈的愛主和魂的愛主混在一起。人為主做工，千萬不能叫愛情侵入工作的活動中（卷二，第七章，201-211）。天然的欲好，如才幹、容貌、性情……這些天然欲好不能讓它在魂中成為主題，因為這是出於自己，是神最不喜歡的（卷二，第七章，213-214 頁）。人要經常地禱告，免得落入這一圈套中（卷二，第七章，215 頁）。天然的欲好必須要經過十字架的對付，人要心裡柔和謙卑，才是主教導我們對付的方法（卷二，第七章，226 頁）。

人的本分，「就是要經過十字架，達到清潔的生活，而一切都是為神，一切都是在神面前（卷二，第七章，223 頁）。」

### 十三、心思

魂第二方面的功用是「心思」，就是人思想的機關。人未重生前，他的心思屬於撒但，而且與神為仇（羅八 7），黑暗的權勢統治了人的心思。人相信之後，「心思」並未完全脫離撒但的工作（卷八，第八章，7 頁）。信徒有了新生命的一個新心，但還沒有一個新的心思，那靈可以攻擊人的心思（卷八，第八章，13 頁）。這是因為人還給邪靈留地步，原來人的心思是邪靈的地盤（卷二，第八章，13-14 頁）。心思還未受更新，若是讓心思是空的，邪靈就會乘虛而入，在心中成為主動，這樣信徒的心思

更加「麻木混亂」，而失去心思的正當作用。

心思成為被動（卷八，第八章，23 頁），邪靈原是無孔不入，在人的幻想、夢境中工作，有人失眠、健忘……常是邪靈工作的後果。

心思陷入混亂之中，要改變這景況首先要明白真理，才能更新（卷八，第八章，51 頁）。同時也要來到十字架下，再次面對同釘十字架的觀念，我們的舊人已經與主同釘十字架，脫下老舊的心思，拒絕出乎肉體的思想（卷八，第八章，52-53 頁）。

信徒當尋求生命的常度，把他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作常度，比這個低，就知道不可以這樣活下去。自己不要處於被動，要對付邪靈的控制，「並且不要忘記了十字架的地位，要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上（羅六 1），相信自己的罪已經是死了（卷八，第八章，61 頁）。」

### （一）心思的定律

我們要明白在信徒生活中，「可說沒有別的比心思和靈有更親密的關係」（卷八，第八章，64 頁）。信的心思也是聖靈的出口（卷八，第八章，66 頁），不要因為我們的心思把「聖靈關鎖在他們的靈裡」，他的心思當無時無刻地思想聖靈（卷八，第八章，67 頁），這樣心思才得以開放（卷八，第八章，69 頁）。聖靈在我們心思中管理，而且也充滿了神的話，常常有聲無聲地呼求潔淨心思的禱告，而保持心思之潔（卷八，第八章，73 頁）。

### （二）意志

在卷一中，倪柝聲多次地談到意志，到第三冊卷九時，再把意志加以分析。

意志就是「人出主張的機關」，因此意志代表一切，意志定規自己，人是有自由意志，始祖犯罪時就是用他們的自由意志（卷九，第九章，76 頁）。人犯罪後意志受了極大的虧損（卷九，第九章，77 頁），人就完全屬於肉體了（卷九，第九章，78 頁）。神願萬人得救（彼後三 9），這是神的態度，可是人的意志就是「他的自我」（卷九，第九章，80 頁），人要順服，他的意志要降服，要在意志上配合，如生命和神聯合一樣（卷九，第九章，83 頁）。因為人得救時，主沒有在意志上完全的聯合，所以得救得要再得勝，與神的聯合這是第二步。能以爭戰我們意志（卷九，第九章，86 頁），人要再一次認識被動的危險，邪靈在人的意志中做工，以致在被動中，如同被鬼附時的一些狀態，不能自由。這可能在意志中，來支配部分的（或全部的），以致造成了邪靈的工廠。信徒們要警覺這一光景，脫離這一危險的光景（卷九，第九章，97-98 頁）。由於被鬼附而產生兩重人格（卷九，第九章，100-101 頁），信徒要進入「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了」，已經無我，「因為有基督活在我裡面」（卷九，第九章，105 頁），這樣鬼不能侵害。十字架並不消滅「我」，祂要我們的「我」肯與基督同死，就可以得勝（卷九，第九章，105 頁）。我們的意志傾向神（卷九，第九章，108 頁），神能以代替我們主張「立志」（卷九，第九章，108 頁），而聖靈在做工，或者等候聖靈的工作，順服聖靈，讓聖靈作主，過屬靈的生活，「聖靈充滿人的靈，在人的靈裡賜生命和能力，釋放、張大、更新、加力給全人，使人自由，而不作奴隸（卷九，第九章，119 頁）。」

### （三）到自由之路

人在靈裡面自由，首先要認識真理，沒有給邪靈留地步，而不再受欺（卷九，第四章，124 頁），且收回地位，不給邪靈佔有（卷九，第四章，125 頁），而收回每一寸地位（卷九，第四章，126 頁），要

自己加上奮鬥，取回自由，敵擋邪靈而與主合為一，這樣才能保持屬靈人的生活，而能「全權是一使用自由意志的人」，達到「自治」，這也是神、聖靈的心願。「聖靈和人需要一個能自治的意志來執行神的啟示（卷九，第四章，137 頁）。」

#### 十四、身體

當人信主之後，靈與魂首先蒙恩，裡面的和外面有了極大的分別，身體仍舊是一個罪的身體（卷九，第四章，140 頁），充滿死亡，然而聖靈要賜給我們一個「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的恩典，由於基督從死裡活，也要使我們身體也能活過來（卷九，第四章，142 頁），這也是在我們裡面的靈能天天的活，而且有生命和屬靈的經歷（卷九，第四章，143 頁），而不去順於肉體，免得受刑（卷九，第四章，145 頁）。

身子本來要作榮耀神的工具，信徒在得救之後，仍作犯罪的用途，就像淫亂（卷九，第四章，148 頁）。身子本來是為主、屬乎主的（卷九，第四章，149 頁），也是表示身子也被拯救，因為神的目的是要求全人。當初主在十字架上的死：（1）是要拯救身子脫離罪；（2）救身子的疾病；（3）為了我們身子生活；（4）主也是為著我們身子的苦難，將來復活時才圓滿的（卷九，第四章，150-151 頁）。今日我們的身體，變成了基督的肢體，這是說神的救贖也有救身體的恩典（卷九，第四章，156 頁）。

身體的疾病原是由罪而來（卷九，第四章，158 頁），基督的死也是要求大的疾病得醫治，若是「耶穌只敢免我們的罪孽，而不醫治我們的疾病」，就是祂的救恩不完全。神也是用疾病來鞭打，叫人對付罪（卷九，第四章，161 頁），人在尋求醫治，要把自己完全放在亮光之中，先認罪，再相信神的應許（卷九，第四章，171 頁）。

疾病臨到神的兒女，是要使他們學習仰望祂（卷九，第四章，165 頁）。神不是喜歡祂的兒女生病，神乃是要我們不要「還有自己的意思」（卷九，第四章，165 頁）。神把我們帶到「死門」，叫我們破碎而捨棄己意，所以神常用疾病對我們說話（卷九，第四章，168 頁）。

無論怎樣神要我們從疾病學到功課（卷九，第四章，171 頁），在未用醫藥之先，先來神面前自省。若是有人肯專用信心倚靠神而不用醫藥，這會與神有新的關係（卷九，第四章，172 頁），不過不要流入極端（卷九，第四章，173 頁），神也借著病叫人學習功課，讓神得榮耀。我們應當知道，也就看見了神的榮耀（卷九，第四章，175 頁）。

但是疾病不是一個福氣，是信徒所當忍受到死的。總之疾病由罪而臨到世人，但信徒能從病得到屬靈的福氣，神的愛是叫我們因病得福。神也會搭救保全（詩三四 19-20），神既用「疾病」對我們說話（卷九，第四章，187 頁），我們就當照祂的話而行。

#### 神為身體的生命

神的靈住在我們的身子內，我們就成為神的殿，並非是等我們死後，有一日叫這必朽壞的身子復活，既然聖靈叫我們的這副死的身子活過來（卷九，第四章，196 頁），乃是要在今日活在身子中，要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為了要借身子成全祂的旨意。神也會把一根刺放在我們肉體中（卷九，第四章，204 頁），為著我們能經歷祂，而叫我們能因身體各種需要，而遵守神的話，使祂的話成為我們身體的生命，迎接主再來（卷九，第四章，231 頁）。

#### 十五、對屬靈人的批判

倪柝聲聲明在這一達一千頁的寫作中，是在二十三歲到二十六歲間的作品。書中的內容，不可能是他個人的經歷。根據俞崇恩的話，在第一版的序裡，倪稱他的材料多是出自賓路易師母及達秘，正如《工作再思》的初版序（再版時不再登載）所說的。

再者他聲明，人讀他的這本著作，不要來分析自己，其實他確是在分析關於屬靈人的真理、信息，特別是講到靈、魂這兩方面，除了他說的內容外，其它多出自聖經，他先把「信息」講出，再引用聖經來證明他的話（Statement）及論據。可是一些假定及推論，從其內容來說，關於「這屬靈分析」出自那些出處，可惜他未能把來源指明出來，而被人懷疑他是在抄襲別人的思想及話語。

這本書中雖有教導的材料及信息，但讀的人仍必須自己去分辨或察驗何者的內容可信可用。

## **第二節 倪柝聲的教會觀**

倪柝聲深受和受恩與餘慈度兩位宣教士的影響。和受恩教士在第二次來福建馬尾時帶了不少的屬靈書籍，（65）這些書籍深深地吸引了倪柝聲；在這些書籍中，特別是有關生命（靈性）方面的道理，對倪的影響特別深遠。他所寫的《屬靈人》一書在初版時，附注中標記的資料來源多是出自賓路易師母及達秘。（66）而這些資料，其中包括有弟兄會所持的立場、神學觀念及其所堅持的操練；倪柝聲後來在信仰上的著重點，和弟兄會的重點很多相同之處。

## **聖經是唯一的源頭與根據**

無庸置疑的，倪所走的道路是恢復路線，他認為我們不能毫無考慮地去接受宗派（Denominationalism），這是在他的《工作再思》一書裡所表達傳遞的意向。宗派的教會，就是宣教士所帶來的過去的傳統與過去的教條（Tradition of Dogma）。傳統和教條是人為、人所製造出來的。這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67）為著要建立一間教會必須回到聖經，而不是回到教會歷史，這也是史實。近代來華的西方教士及差會，多是更正教（Reformation）之後所興起的教會，而這些差會團體也是在這些更正教之運動後產生的。在這期間逐漸所產生的「教會團體」如：浸禮宗（Baptist）、貴格宗（Quaker）、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聖潔宗（Wesleyan Holiness）、聖公會（Anglican）等，（68）西方差會與教士鑒於他們所差派來的團體，（69）也就很順應地產生，浸信會的西方差會建立浸信會，長老會所差來的西方教士建立長老會。

我們對歷史過程中所產生的「教會」，要持公平的態度來看待。當浸信宗開始時，乃是一種運動，是對於當時傳統的「教會」一種革命性的行動；加爾文建立的神學構思也是為了那時代的需要，從天主教出來的教會組織必須有一個「指導方針」（Guideline），來供應當時需要，正如浸禮宗，都是人給的「混名」（70）（其他如貴格宗等亦是如此）。中國人要立教會就必須再回到聖經，看聖經的立場，（71）何況聖經才是我們的標準，給我們正確的答案。從《工作再思》一書的名字，可見倪也是在建立教會時，對所持觀念亦有更正，在倪的其他書籍無不遵從聖經是唯一的立場。當初達秘、哥羅福（A. A. Groves）、慕勒、紐曼都標榜如此的堅持。慕勒開創訓練傳道人或工人（Minister or Workers）的學校以「聖經智識學院」為名，可見其內容，早期戴德生的同工，即是由這一學院所訓練出來的人。（72）倪認為不僅教會真理（Doctrine of Church）應如此地尋求聖經中的原則和榜樣，甚至是教會中的一切作法也必須再看聖經、再思聖經如何的來教導。（73）

## **聖品人的制度非出自聖經**

倪認為「使徒傳統」不是出自聖經，乃出自于傳統與教條，是人為的產品。「使徒」這一地位和職位，從聖經來看是出自神直接的揀選，當基督在世時，特別從門徒中揀選了十二個使徒。（74）按使徒一詞是被差遣的人，差他們出去傳福音、建教會，根據使徒行傳，十二位耶穌的使徒和其它的使徒們的主要的作用，乃是要「見證基督的復活」，（75）他們出去是建立教會，保羅蒙召的目的是要建立教會，及建立信仰的體系，做神的工作。（76）

### （1）職位和恩賜

「使徒」對倪柝聲來說，不是恩賜，乃是一種職分：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不明白使徒是一種職分，以為是一種恩賜，我們就要陷落到一種黑暗的地步，所以我們必須從聖經來看到底使徒是什麼，提摩大前書二章 7 節：「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人的師傅，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又提摩太后書一章 11 節：「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在這裡我們看見一件事，就是使徒是奉派去做事的，人作使徒或不作使徒，問題全在於他有沒有神差遣，而不在於他有沒有能力，就是恩賜的問題；如果是差派，就是職分的問題了，使徒是差派的，所以使徒是一個職分。（77）

關於這一論說，又怎樣解釋以弗所書四章 11 節的話：「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而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28 節又說：「第一是使徒，第二（才）是先知，第三（才）是教師」。這兩段話在次序上的安排，總是把「使徒」放在第一位，所以使徒是職分，而其它的則是恩賜了，（78）使徒是神特選的工人，他們乃是工頭，神的工作特別託付給他們。他這樣的解經，認為使徒才是職分，其它是恩賜，這是神做事的方法，這也就來到恩賜的定義，他說：「恩賜本來是我們會的，屬靈的恩賜是我們借著聖靈本來所會；職分，是從神派來的，使徒是一種職分。」恩賜與職分之間的差別，照倪柝聲的說法，是神差派和能力的問題，差派是從神而來，能力其實也是從神而來，人沒有神的差派他也可以做神的事，人原有使徒的才幹，他也需要能力，保羅也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79）亞波羅有口才、有學問，但無聖靈充滿的能力。在以弗所書四章 11 節所以把「使徒」放在第一，是次序問題，而與其它的同是神所賜的，這樣說使徒是職分，那麼因為四樣都是神賜的，都需要能力，那應該四樣都是職分，四樣也都是恩賜了，因為恩賜不僅是能力，恩賜的定位，也是需要鍛煉、學習、經歷、再加上聖靈的能力，才可有效。（80）

這種解說也是倪認為教會是地方的，而使徒為眾地方的，而其他三種恩賜是地方性質的，實在來說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也有、也可以超地方性質的。

### （2）普遍和地方的教會

倪相信地方教會與普遍教會有別。

「還有一件事很奇妙，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28 節，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這裡所說的是什麼教會呢？這裡的教會是指普遍的教會說的，這教會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孩子，在這教會裡，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到了十四章……不是普遍的教會乃是地方的。」（81）

倪認為在此特別提到使徒與教會的關係，而產生他普遍的教會觀念。普遍的教會是指古今往來一切神的孩子，這也包括過去的聖徒及今天在榮耀中的聖徒。所以有使徒這樣的解釋法，使徒管過去、現在、

將來屬靈的「教會」，那使徒也在靈界中開荒嗎？若是說地方教會，需要先知，而不需要使徒，使徒是為全教會。這樣的職分大過先知，是範圍大過先知恩賜，而不是地位，在基督裡應當都是一樣，為要成全基督的身子，在這之外，「另有一個職分」，能以顧及沒有教會的地方（福音尚未傳到之地）。

（82）

地方教會中的先知、傳福音的都是恩賜，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體，他們不管理地方教會，地方教會管理與治理乃是長老的事，倪說：「長老的工作乃是平日的管理，先知、教師的工作乃是教會在聚會時的造就，長老如果也是先知和教師，他就可以在平日管理教會，在聚會時造就教會。」（83）

使徒不在教會做管理的工作，（84）基督曾是第一個使徒，因此祂召了十二個使徒，這十二個使徒是蒙召作門徒，然後再蒙召作使徒的，（85）他們具有特殊的地位，聖靈時代也選召使徒，是聖靈自己來設立的。十二使徒有一特要的责任就是「作復活見證」，（86）這是他們主要的工作，而聖靈時代所召的使徒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體。（87）若是追問使徒的意義何在？「使徒一詞希臘文就是『被差遣的人』，根本不必加上什麼解釋，使徒就是被差遣的人，此外再無別的意思，所以今天被差遣的人就是使徒。」（88）女人能作使徒嗎？倪氏認為「羅馬書十六章7節說有兩個使徒是在使徒中有名望的，一個叫安多尼古，一個叫作猶尼亞……猶尼亞是一個女人的名字……在十二使徒中沒有姊妹……」，（89）這是說婦女也可以作使徒。

### （3）設立長老

使徒保羅往各地傳福音，人蒙恩得救了，比如說在路司得得有一個教會，又「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對那城裡的人傳了福音，使好些人作門徒」（徒十四 20）。使徒們是從一個城到另一個城去工作，並不是就在那城停住，留守在那裡，他們沒有留下來栽培、造就、牧養他們。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乃是「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托所信的主（徒二十 23），「各教會」乃是指每一個地方設立長老。

「長老」這一名稱是從舊約傳下來的，保羅依循著舊約和猶太人中的慣例，由長老來管事負責，所以地方教會栽培、管理是落在長老手中。使徒和長老的工作有別：

所以，神的心意，並不是沒有「牧者」，並不是不用人來看顧栽培本地的教會，乃是使徒與長老分工合作。使徒乃是在各地流通的，長老乃是在一地負責的，使徒的特點是去，長老的特點是住。使徒從來沒有留下牧養一個教會的事，這個是長老的責任，現在「牧師」制度中的「牧師所做的工，實在是長老們應做的工。」（90）

長老的選立乃是在教會中比較進步的、成熟的，在地方的家中作『家長』，他在一地是長老，在另外一地教會中就不是長老。這些長老的設立乃是聖靈設立的，神所喜悅的人，可見聖靈作主，（91）乃是不作「超地方的長老」，而使徒們留在一地不出去，也可以作長老。

長老的事工，不是替人做工，（92）乃是監督工人做工，因為「聖經中沒有不做工的弟兄，每一個弟兄都得做工」。所以管理教會，（93）「乃是長老的第一个責任，長老管裡面的一切行政、事務、人物、如何主張、如何注意，都是長老應當負責照管的。」（94）長老是一個做工的人，自己做，也在帶領別人一起做。

除了管理行政事務外，「如果有恩賜的話，還應當負靈性方面的責任，教導也是一個重要的責任」（95），

「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長老）更當如此」，地方上的教導、管理，是長老的責任。這樣的教導、勸化、叫弟兄姊妹得造就，關心他們在教會中的生活，及個人的靈命需要，這是牧養的工作，所以長老也負責牧養的工作。長老是地方上最重要的一個職事，牧養的工作乃是長老而不是調一個人、聘一個人來作牧養的，使徒和長老的職事之別也就在此了。（96）

#### （4）教會

照倪的看法，教會乃是「古今中外一切蒙恩得救的人，一切有生命的人，一切蒙主耶穌的寶血所救贖、聖靈所重生的人，不分時間，不分地方，凡是歸於主名下的人，都包括在這教會裡，這是普遍的教會」（97）。顯然這是宇宙性的、超地方、超時間、超空間，在靈裡也包括了地方上的教會，「這是神性的教會，是單數的，這個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98）這樣的教會有時不能用肉眼見（這是包括古往今來的眾聖徒），這是屬靈界的。

但是「一處一處的教會，是看得見的，是有形有體的……所以有形式上的組織，有長老，有執事」（99）。教會本來不能分開的，在一地只有一個教會，新約聖經中，只有用地方來分成眾教會，而找不出一個教會分成眾教會，只有地方能分出教會來，除了這個方法外，若分的話，就是出乎人的肉體。使徒所立的教會，就是「依地方來設立的，教會與教會之間的界線就是以城來分的」，「聖經中根本沒有國的教會、省的教會，或是區的教會，聖經中所有的，是在以弗所的教會，在羅馬的教會，在耶路撒冷的教會，在安提阿的教會，在特庇的教會……」（100）不過今日市、城、鎮、鄉、村和古時不一樣，「當日的教會，就是把『城』作為境界，聖經裡沒有比『城』更大的教會，也沒有比『城』更小的教會」。「城」乃是指著「有一個保護的範圍」，神不以省為教會的單位，也不以國來分別教會，因為國會因朝代、政治、軍事有所改變，「神以市鎮、鄉、村的城為教會的界限」。普遍的教會，人無法主張，她是非人手所造，只有「地方教會」，故無第三種教會。教會不能比地方大，也不能比地方小，一個人想在一個地方設立幾個教會，那是不可能的，不合神的心意，也絕對不許可的。（101）

在一個地方上的教會中的人，都是我們的「弟兄姊妹」，若是有人另外組一個團體，稱自己是「屬基督」的，這是宗派，這是把神的兒女們分開，所以倪認為我們不能這樣的去區別別人。聖經中有眾教會，但神不把眾教會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機構，聖經中有「亞西亞的眾教會」，（102）「加拉太的各教會」，（103）「那時，猶太信基督各教會」，（104）彼此之間有屬靈的關係而沒有組織上的關係，比如說上海的教會和蘇州的教會，和倫敦的教會之間沒有組織上的關係，所以只有地方的教會，故沒有省、區、國，更無洲際的教會了。

地方與地方的教會，彼此之間無行政上的組織，是各自獨立的，（105）各自有自己的系統，不相聯合，（106）彼此學習榜樣。

地方教會沒有「上司」，只有基督是元首，故要守住地方的性質、界限、範圍，一旦失去了這三樣，就是進了「宗派」，使徒與使徒都不能建立各自的教會，不同的聚會。地方上一旦「有長老之後，使徒就立刻放手」，（107）不然就形成宗派，「什麼時候犧牲地方的性質，什麼時候宗派就起頭，宗派的意義，就是在主以外，在地方以外，另有所屬」。（108）

人也不可以以信條、道理、人物等來聯絡各地信徒的團體，叫他們成為一個大聯合的教會（109），這就失去了地方性質，宗派就分離、分開，地方教會的目的，不是設立「無宗派的教會」。（110）

地方的教會不能分種族，不分階級，如白人的教會，黑人的教會，也不能用言語，只要是在一個「某城裡的信基督的人」，在一起，這才是「何等可貴的合一呢！」（111）

工人與工人之間，也不該有聯合，（112）也是「非常獨立」的，（113）一旦聯合就失去了地方性，但是有「保羅一班同工」或是「彼得一班同工」，「神的工作和神的工人，在聖經中是有團體的，眾教會是沒有團體的，眾教會一有團體，就成了公會」（114）。工作是有團體的，就如保羅和巴拿巴是一個團體，他們分開之後，就有了團體，但不能有眾教會的團體，（115）但是使徒們的組合是屬靈的，而「非人為的組織」。（116）

教會中最重要的，就是順服權柄，彼此順服，為了建立工作，建立教會。

所以一面是順服主，另一面卻是彼此順服，他們所以順服別的弟兄，不是別的弟兄比自己更高的地位，乃是主所分派給他們的職事，和主所分派給自己的職事乃是彼此相關，而又不同的，這完全是屬靈，不是地位。（117）

為此同工與同工間，為了職事「而順服屬靈的權柄，來同心合意做主的工作」。（118）

### （5）宣教與教會

保羅出外是做使徒的工作，做宣教的工作，他立了教會，沒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只是以一個地方為名的教會，他沒有設立支會。彼得出外工作，設立了教會也不是設立支會，也沒有成立了「亞波羅支會」，也不因從耶路撒冷來的，就成立耶路撒冷支會，安提阿來的設立安提阿的支會，也沒有幾個工人設立了他們的「道理」（Doctrines）的教會，來維持他們的道理。宣教士到了一地傳福音得了人，就編成「當地的教會」，（119）這樣不同的宣教士在一地編成了不同支會，這樣，基督的身體就被分離了，結果也是擴充自己的公會，（120）倪柝聲對於在中國內地工作的宣教士們表示：

「我們從心裡感謝神，因為在過去百年中掘發了許多忠心的僕人來到中國傳福音，使許多生在黑暗裡的中國人有機會可以聽見，能以相信；他們的犧牲、受苦、敬虔和殷勤，真是我們的榜樣，多少的時候，當我們仰起我們的眼，向從內地出來的中西受苦的宣教士瞧的時候，叫我們心中不能不感受、禱告說：『求主使我也能像他』，但願主祝福他們，報答他們！」（121）

我們對歷來一批接一批的宣教士來中國工作，叫人能聽見福音，這是當感謝的，不能批評，但工作的結果是地方的教會，抑或是某某會呢？差會的設立是對的，但是設某某差會而成為某某教會，這是不合聖經的，（122）正如倪說：

你試想：如果您們xx會到了大理，就設立xx教會，五旬節會到了大理，就設立五旬節會，聖公會到了大理，就設立聖公會，大家都設立他們原來團體的支會，這樣做……表示我們不能合作，……聖經裡所留的榜樣，去設立地方教會，（123）所以我們「求神拯救我們脫離分門別類的錯誤，好叫神的教會，在各地得以建立。」（124）

### （6）信心的團體

倪柝聲認為以信心來做的工作團體，不能是教會，即使人數大過教會，也不能算教會，他舉出喬治慕勒在布裡斯托辦了一所孤兒院，孤兒的人數多過教會的人數，而且憑信心來辦的，但它不是教會，是一個信心的工作，他稱為「信心的事業」（125）。一次他在濟南有人問他一個問題：

前五年我在濟南的時候，有在齊魯大學的弟兄問我說：我們好不好在這裡擘餅？我問他們說：「是為

齊魯呢，還是為濟南」，他們說：「當然是為齊魯」，我說：「這樣，我就不能來擘餅」，他們說：「為什麼」，我說：「你們的立場到底是為什麼？聖經不許可齊魯大學有桌子，聖經只許可濟南設立桌子。」（126）

就是齊魯弟兄的人數比濟南的弟兄多，也不可以在齊魯設立桌子，因為不可忽略「濟南的立場」，所以教會是「濟南那麼大」。任何信心的工作，這一比方就說明「地方」才是工作的範圍，就是信心的團體，不能大過教會，也不是教會隸屬工作團體，這就是「地方 Dogma」

### （7）教會工人的待遇

工人做工是靠福音養生，（127）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但是要「以信心禱告得神的供給」。可是要注意「信心的經濟」，使人把錢放在第一，而工作在後。不管怎樣，人要從信心開始做工，也是用信心去向神支取供應，「工人雖然從信徒手中接受饋送，但是他們還是仰望神，他們的心乃是信靠神，他們的眼睛乃是仰望神，神因聽禱告的緣故，就感動弟兄的心來饋送他們……」（128）。但不能從教會支領薪水，保羅就不是從一個教會領取供養，（129）「靠福音養生的意思，並非指得教會固定負責的供給說」（130）。

工人應該知道自己是不是神呼召的、神差派的，凡是神呼召的、差派的，神自然會負責。當和受恩教士來華宣教時，她想到自己一個人在異國獨自工作時，感到有些孤寂。她就去請教一位在主內滿有經歷的魏敬生，他回答說：「是你自己要去呢？還是神要你去的呢？」這意思就是說，如果是神要你去的，神一定會負責到底的。（131）

### （8）教會、牧師、禮拜、禮拜堂

倪柝聲對今天教會的看法，認為有三件事不可缺少，有了這三件教會才真正的成立，只有弟兄姊妹還不夠，還要有「牧師」、「禮拜」、「禮拜堂」，這是教會的三大要素。假若一個地方只有弟兄姊妹，而無這三樣，那是不是教會呢？如果沒有，合不合聖經呢？有了這三樣才成為教會嗎？（1）「牧師」代替弟兄姊妹做了一切的事，「他包辦了教會」：（132）（2）主日必須有一次的聚會，其它的聚會有沒有不要緊，信徒的本分是作禮拜，一年五十二個禮拜去作禮拜，若是沒有主日講道，這就不是教會；（3）必須有一個聚會地方，專為聚會用的。我們要再來看聖經如何的講法。

聖經裡是否有這一個管理教會的「牧師」，聖經中乃是說教會乃是由長老，或是「幾個長老一同負責牧養一間教會的責任。在聖經中，只有長老照顧教會的事，而無其它的人的地位」，（133）就是使徒在地方教會中，也派不上用場，使徒奉差遣是為普遍的教會，而長老是地方上的，不是奉差遣的人。（134）若是使徒們到了一個地方，有了信主的人，便占下了一個工人作「牧師」，這便失去了地方教會的真理，乃是選幾個比較長進的人設立他們作長老，「如果一個使徒負地方教會的責任，若不是把使徒的資格降低了，就是把教會的性質失去了。」（135）

既然教會中的一切由長老負責任，長老們就負責帶領教會中的聚會（所謂「禮拜」），而大家在「以彼此為性質，以互相為特點」，弟兄姊妹們在一起配搭事奉，而產生聚會。還有一種聚會乃是「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讀出來的話」，這乃是地方的聚會，是彼此，是互相的聚會。（136）

根據使徒行傳我們可以看出有四種的聚會；一是禱告的聚會（徒四 24、31），二是讀神的話語的聚會

（徒十五 21、 30-31），三是擘餅的聚會（林前十一 20），「你們聚會……照主的晚餐」，在這樣的聚會裡是一同來紀念主，（137）四是屬靈恩賜的聚會，「這就是教會性質的聚會」，而且是「特別明顯」的教會聚會，（138）在這種聚會中也是「彼此與互相」。今日的禮拜由一人主領，眾人順從，「乃是使徒性的聚會」，（139）非教會性的，乃是工作性的聚會。

關於「禮拜堂」的建造，房子不是教會，教會乃是人，而不是一個地方，掛上一個牌子，有了位址，這便是某某教會，這不是聖經教導。（140）教會在地上只有通信處，沒有住址。（141）猶太人有會堂，而新約教會乃是人合成的靈宮與殿，乃是屬靈的。弟兄姊妹們可以有聚會的地方，在家或在「樓」上，這是教會的聚會。（142）

### （9）評論

倪柝聲很明確地極力主張「地方教會」（Local Church），教會的性質是地緣關係（Locality）。說起來這些基本觀念與弟兄會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弟兄會不是這麼樣地偏重在地緣關係，而反對使徒傳統，反對聖品人制度，樣樣都要根據聖經。教會的操練是根據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中的教導，這是共同的想法。如擘餅紀念主，在家庭中聚會，不採取教會的名稱，長老治會，著重生命的信息，屬靈恩賜的操練，不建大禮拜堂，不收捐……這些都是相同之處，這些也是王明道、楊紹唐、趙君影、胡恩德等人主張的操練。（143）

倪反對宗派是一件事實，他自己深受西方教士（和受恩）的栽培，而所讀的書也是從西方教會的人士傳授而來。當和受恩教士第一次因聖公會的差派來華時（1807年），倪柝聲不過四歲大（1803年生）。真正影響倪柝聲的則是在她第二次來華的期間，這一次和教士是走「信心的道路」，就像內地會所持有的「信心差會」一般；另外，艾蘇薩街（Azusa Street）復興運動時的西方教士也是憑著信心（1907年），這些走信心道路的真正例子，深深地影響了倪柝聲，他在《工作再思》中就曾提到和教士走信心道路的經歷。（144）

和受恩教士為了中國教會復興，懇切禱告了長達十二年的時間，而當時王連俊、王載、王峙（王載之弟）、繆紹訓、陸忠信等一班人興起，而造成了一個時代，他們之所以存在，是受之于西方教士的事工。

倪柝聲、王明道、楊紹唐的信仰儘管來自西方宣教士所傳的福音，但仍有所不同，再加上華人生活文化的背景，他們不講孔孟之道，雖然他們都是經過中國的「五四運動」及非基督教同盟時代，然而站得穩，不但不受其影響，而且還走出了各人一條中國福音派的道路，絕不與所謂自由派的人士來往，也不加入「普世教會協會」（WCC）的一些團體，這也是深受內地會對新派態度的影響。（145）

一九四九年時，全國各地、各大城市均有地方教會，倪柝聲造就了無數的工人，能禱告、能講道、能創業的一些長老與工人，甚至於平信徒。雖說一方面得力于西方教士們在他信仰開始時的帶領，但他自己全然地奉獻給主，才能在有限的人力、財力下，繼續產生了輝煌的、更加擴大的，而超過西方差會所做的工作。

### 第三節 正常基督徒生活

《正常基督徒生活》這本書是倪柝聲於一九三八及一九三九年，在英倫及歐陸數地講道的記錄，後由英國金彌耳（Angus I. Kinnear）弟兄整理成書，原系英文版，出版僅數載，即在世界各地銷售了五至六

萬本，譯成語言已達三十餘種，今由張竹君翻譯成中文，許多人因此書之信息，而有了生命的轉機。  
(146)

本書出版與《屬靈人》相差十餘年之久，故內容及論述有不同之處，兩書的題目不一樣，自然內容不同。它是根據羅馬書一至七章的次序和基本的材料來寫作的。它的特點有：

- 1 「正常基督徒」有很多他已經經歷的和個人見證。
- 2 「正常基督徒」用很多的比方與比喻。
- 3 「正常基督徒」中有生活的操練及一些信徒的經歷。
- 4 「正常基督徒」中有理論和實踐。
- 5 「正常基督徒」引用材料之來源及參考書。

這樣的條件在《屬靈人》中是看不見的。

### 一、長進

《正常基督徒生活》是根據羅馬書一至七章來說明基督徒長進的過程，以及長進的理論和實行的困難。基督徒的定義是「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二 20），基督徒乃是活出基督來，能開始有這樣的生活，乃是祂的血能洗淨和赦免我們的罪，對付了我們的犯罪天性，這是基督流血的作用，（147）要使人達到聖潔公義，而且有聖潔公義的生命，（148）這樣神才滿意，（149）同時靠著祂的血得與神更親近了（弗二 13）（150）。這時那想控告我們的，就無法有理由來控告，這是撒但無法控告我們的主要原因。（151）

### 二、基督的十字架

關於基督十字架的功效，這在《屬靈人》中已詳細的討論，（152）羅馬書一至八章中第一部分論到「血對付我所作的」，第二部分說過十字架對付我所是的。（153）由於是在亞當裡我們有罪性及天性，（154）只有在基督裡才能終止罪性和天性，（155）在基督釘十字架時，頭一個亞當裡面的一切都集中在祂的身上而被除去了。（156）

在十字架上我們的舊曆史結束了，我們的新歷史借著復活開始了，（157）也開始長進了，長進共有四步：一知道，二、計算，三、將自己獻給神，四、在靈裡行，（158）這四樣必定要一齊去實行。

#### （一）長進的途徑——知道

我們「知道」為開始，知道不僅是一種智識，乃是心中眼睛開啟了，知這罪已得赦免。知道就是「你看見了」，（159）他用戴德生的經歷為例子：一八六九年戴德生寫信給他的妹妹，「我知道，只要我能住在基督裡，一切就都好了，但是我卻不能夠。」戴德生後來發現他已經住在房子裡，不會再說我要進入房中，關鍵在於我知道與不知道。（160）

#### （二）長進的途徑——計算

「你們向罪也當看（算）自己是死的」（羅六 11），向罪也當看（算）自己是死的，這個「看」或「算」，乃是用「信」來形成、來接受的。「我們行事乃是憑著信心而不是憑眼見」，我們住在基督裡乃是「停留」在那裡，（161）就像一棵葡萄樹結出果子，因為一直的與樹聯繫在一起，相聯不斷就是「停留」。我們也是「埋葬」在基督的死裡，這也是「停留之意」，當我們埋葬也就是結束之意；結束過去，開始新的，而「結束」就是在兩個世界中的墳墓，（162）埋葬之後跟著進入復活而有的新生命。（163）

### （三）長進的途徑——將自己獻給神

把自己獻給神；人屬於神，這就是分別為聖。（164）由於獻給神（是毫無保留的），就是說我們自己如「奴僕」屬於神了；基督徒要過正常的生活，就要明白我再不是「自己的」。（165）神的目的要得許多兒子，正如長子（基督死了）而生出許多子粒（166），將來與祂一同稱為弟兄。

人獻了自己，還要有聖靈的澆灌，要有聖靈的能力來生活和事奉。（167）叨雷·慕迪·芬尼（Charles Grandson Finney，1792-1875年）等都有過被澆灌的經歷。有這澆灌還要加上「聖靈的內住」，（168）讓基督在我們身上有絕對的主權。

若是我們照上面三點去履行，就不需要羅馬書第七章了，這一章聖經的價值和目的，是保羅敘述沒有作基督徒前的經歷。但是許多信徒還有這樣的經歷，（169）這是因為肉體與人的輪轉。律法本是好的，人若是「不需要為神做什麼」，（170）這就是脫離律法，律法本身沒錯，（171）乃是我們是輪轉的化身，以致無法得勝。（172）律法的終結就是基督，我們要基督來開始，（173）就是我死，與主同死，一死律法的功用就沒有了（174），我們聯於基督，這樣人到了結束——盡頭，神就可以開始了。（175）有時神在磨練，消耗我的肉體，以致祂好做工。（176）

### （四）長進的途徑——隨從聖靈而行

要瞭解和實行「從靈而行」，必須從「在亞當裡與在基督裡分別出來」。（177）在肉體裡與在靈裡（羅七1~八39），要明白這一切先要明白聖靈與基督相聯，肉體與亞當相聯的關係，我們在基督裡也要活在聖靈裡，（178）隨從肉體就不能隨從聖靈。（179）活在聖靈裡，就是信靠聖靈在我裡面做我自己不能做的事。正如「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了，（180）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能「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181）這也是賜生命聖靈的律，（182）照祂的條件而活。所以人體貼聖靈的，乃是平安。雖然罪和死的律仍然在那裡，但是神的律超過一切的律，就是生命之靈的律能勝過一切。（183）這個律把我們釋放出來。

我們隨從靈，我們要學習順服靈，（184）正如肉體驅使我們順服肉體。

### 四、十字架的四重工作

（一）基督的血對罪，不但對付罪，也對付愆尤。

（二）基督的十字架對罪性、肉體與天然。

（三）基督生命住在人裡面，使人成為新造，使人有能力。

（四）死在天然的人裡面運行，使內住的生命得漸漸的彰顯。（185）依仗這些我們靠祂而得勝有餘。（186）

### 五、十字架與魂生命

十字架的功能就是把「天然的人」對付，逐漸被帶到順服靈的地步。（187）

「人墮落以後落在肉體和魂的控制之下，亞當在被造的時候是中立的」，（188）他被造之後他可以實際作神的兒子，他採取的是「智識」的路線，他吃的是智識的果子，他倚靠自己的魂而活著，不倚賴神的能力，（189）因人的能力、魂力及優良的天性都是重生之前的，不屬於神的，（190）但重生之後需要與神聯合。

天然的才能和聖靈的恩賜是分別的，天然的它需借十字架對付掉，（191）所以人要在不斷的亮光中被

光照，（192）求主鑒察，（193）能以向主說為自己我什麼都不要。（194）

## 六、長進的途徑——背十字架

跟隨主，要背十字架，對付肉體，這才進入事奉的道路。（195）主要門徒「天天背十字架」，這是天天的、步步地跟從祂，在跟隨的途徑上勝過「情感」，（196）而達到十字架的結果，如一粒麥子死，而能結出百倍的果子來，（197）像保羅他就是這樣的事奉，作了耶穌的好僕人。（198）

## 七、福音的目的

耶穌在伯大尼接受了馬利亞的香膏，而遭受到門徒們及法利賽人的批評，以為馬利亞是枉費，其實她滿足了主的心，為祂安葬做預備，所以要門徒無論在哪裡去傳福音都要述說此事，作為紀念，這是說基督的福音滿足人的心，人也要照樣滿足她的心。（199）

## 八、結語

這本書的內容，在原則上來說，是《屬靈人》內容延伸，基督徒的長進，在於對付魂和對付肉體，要聖靈引導人生活、行事和事奉。

## 九、信徒造就

倪柝聲在早期「復興報」上登載了他的信息與文章，後人把他的信息搜集起來而成為《信徒造就》共五十題，分上、下集；內容包括教會生活、教會真理、個人生活、社會、家庭等，真是琳琅滿目。另外還有許多的重要教訓與原則，如女人蒙頭問題、婚姻、教會道路、讀經、聚會、教會權柄、理財之法等真正無所不包，這些是他在他們的各聚會講的信息。

## 十、其他的著作

倪早期發行《復興報》多是由他編寫，後雖停刊，但此份刊物的內容也是對靈命的造就及生活的問題的相關論述。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破解》、《魂的破碎，靈的出來》等小冊子，都為許多華人信徒所歡迎喜愛閱讀。

從他的寫作內容，二十三歲到二十六歲間寫了《屬靈人》一書，可以看出他深受西方屬靈書籍作者，如賓路易師母、達秘、慕安得烈、宣信、安汝慈等人的影響。他的弟兄會形式的操練，西方宣教士對他奠立靈命根基之造就，倪的本人和他興起的工作深受宣教士的影響，是不可泯滅的事實。

（1）陳則信：倪柝聲弟兄簡史，香港：基督徒出版社，1984。

（2）根據賈玉銘在重慶時對我說他來是跟他學習的。

（3）俞崇恩之父是倪柝聲的左右手，在上海聚會的長老，讀了 Brother Lawrence 的《與神同在》，及《蓋恩夫人傳》。俞崇恩在地方教會中長大，在《呼喊》雜誌登載他對倪的地方教會的觀感。

（4）我在 1940 年曾讀他的第一版的《工作再思》，其序中之言與後來 1938 年版的序不同。

（5）Chinese edition has different prefaces one date may 30th, 1932. Another date is on June 4th, 1927. I quote the 3 volume of The Spiritual Man 內文中所說的序，是 1925 年的序。在英文版中的序文是 June 4th, 1927 版及 June 25, 1928 版。

（6）倪柝聲：屬靈人，臺灣福音書房，1997，第一卷 33 頁。

（7）陳終道：我的舅父倪柝聲，香港：金燈檯出版社，1970，倪柝聲：14 頁。

- (8) 倪柝聲：屬靈人，38 頁。
- (9) 倪柝聲：屬靈人，39 頁。
- (10) 倪柝聲：屬靈人，41 頁。
- (11) 倪柝聲：20 頁。
- (12) 倪柝聲：屬靈人，25 頁。
- (13) 倪柝聲：屬靈人，25 頁。
- (14) 倪柝聲：屬靈人，26，27 頁。
- (15) 倪柝聲：屬靈人，87 頁。
- (16) 倪柝聲：屬靈人，27 頁。
- (17) 倪柝聲：屬靈人，89 頁（Holy Temple）。
- (18) 倪柝聲：屬靈人，31 頁。
- (19) 倪柝聲：屬靈人，33-34 頁。
- (20) 倪柝聲：屬靈人，35 頁。
- (21) 倪柝聲：屬靈人，34 頁。
- (22) 倪柝聲：屬靈人，36-37 頁。
- (23) 倪柝聲：屬靈人，41 頁。
- (24) 倪柝聲：屬靈人，42 頁。
- (25) 倪柝聲：屬靈人，43 頁。
- (26) 倪柝聲：屬靈人，46 頁。
- (27) 倪柝聲：屬靈人，49 頁。
- (28) 倪柝聲：屬靈人，51 頁。
- (29) 倪柝聲：屬靈人，52 頁。
- (30) 倪柝聲：屬靈人，57 頁。
- (31) 倪柝聲：屬靈人，60 頁。
- (32) 倪柝聲：屬靈人，61 頁。
- (33) 倪柝聲：屬靈人，61 頁。
- (34) 倪柝聲：屬靈人，62 頁。
- (35) 倪柝聲：屬靈人，65 頁。
- (36) 倪柝聲：屬靈人，67 頁。
- (37) 倪柝聲：屬靈人，67 頁。
- (38) 倪柝聲：屬靈人，169 頁。
- (39) 倪柝聲：屬靈人，69 頁。
- (40) 倪柝聲：屬靈人，78 頁。
- (41) 倪柝聲：屬靈人，81 頁。
- (42) 倪柝聲：屬靈人，82 頁。

- (43) 倪柝聲：屬靈人，82 頁。
- (44) 倪柝聲：屬靈人，198 頁。
- (45) 倪柝聲：屬靈人，106 頁。
- (46) 倪柝聲：屬靈人，107 頁。
- (47) 倪柝聲：屬靈人，113 頁。
- (48) 倪柝聲：屬靈人，118 頁。
- (49) 倪柝聲：屬靈人，118 頁。
- (50) 倪柝聲：屬靈人，219 頁。
- (51) 倪柝聲：屬靈人，128 頁。
- (52) 倪柝聲：屬靈人，128 頁。
- (53) 倪柝聲：屬靈人，132 頁。
- (54) 倪柝聲：屬靈人，242 頁。
- (55) 倪柝聲：屬靈人，135-136 頁。
- (56) 倪柝聲：屬靈人，146 頁。
- (57) 倪柝聲：屬靈人，149 頁。
- (58) 倪柝聲：屬靈人，156 頁。
- (59) 倪柝聲：屬靈人，169 頁。
- (60) 倪柝聲：屬靈人，174 頁。
- (61) 倪柝聲：屬靈人，186 頁。
- (62) 倪柝聲：屬靈人，195-197 頁。
- (63) 倪柝聲：屬靈人，200 頁。
- (64) 倪柝聲：屬靈人，207 頁。
- (65) 倪柝聲：屬靈人，208 頁。
- (66) 根據俞崇恩所言，在《屬靈人》初版的序中提他深受賓路易師母的影響，許多的思想及材料是從她而來，俞的父親曾是上海聚會處倪的得力長老，俞十六歲受洗，是一位生在「倪的圈子」當中的而長大的會所弟兄。呼喊，臺北：呼喊雜誌社，1988,85-86 頁。
- (67) 參考 A. Hamack History of Dogma NY: Peter Smith Publishers, 1976 and L.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39.
- (68) 參考 A.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NY: Peter Smith Publishers, 1976 and L.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39.
- (69) 倪不承認宗派的「教會」是教會。
- (70) 同《工作再思》(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中的理論。
- (71) 同《工作再思》(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中的理論。
- (72) Cronin (Tronside: B M), p.53.
- (73) 正如在《工作再思》的引言中所說的：「我們有一個目的，就是盼望在工作上完全照聖經去做。」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3.

(74) 路六 12-16。

(75) 徒一 22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4.

(76)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122-230 頁。

(7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4.

(78) 弗四 1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4.

(79) 弗四 1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4.

(8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8-49.

(8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8.

(8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56.

(8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59.

(8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59.

(8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2.

(8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2.

(8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4.

(8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69.

(8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77-78.

(9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 104.

(9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07.

(9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0.

(93) 提前三 5.

(9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ill.

(95) 參提前五 17。

(9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03-104

(9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8.

(9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8.

(9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9.

(10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24

(10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27.

(102) 林前十六 19。

(103) 加一 22。

(104) 加一 22。

(10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37.

(10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39.

(10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93.

- ( 108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4.
- ( 109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47.
- ( 110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80.
- ( 111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86.
- ( 112 ) 倪對「工人」一詞的用法是 Minister，指傳道人。
- ( 113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94.
- ( 114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96.
- ( 115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97.
- ( 116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03.
- ( 117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05.
- ( 118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08.
- ( 119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6.
- ( 120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6.
- ( 121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7.
- ( 122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0.
- ( 123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0.
- ( 124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1.
- ( 125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48.
- ( 126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56.
- ( 127 ) 林前九 14。
- ( 128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61-262.
- ( 129 ) 腓四 16；林後十一 9。
- ( 130 ) p.262.
- ( 131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63.
- ( 132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95.
- ( 133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97.
- ( 134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00.
- ( 135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01.
- ( 136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08.
- ( 137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09.
- ( 138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10.
- ( 139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10.
- ( 140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20.
- ( 141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20.
- ( 142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28.

- (143) 胡恩德。
- (144) 呼喊, 85-86 期。p.73。
- (14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73.
- (146) 李常受之序,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
- (14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
- (14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9.
- (14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0.
- (15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4.
- (15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6-19.
- (15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Vol. 2, p.190-200, 303-318, 698-704.
- (15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
- (15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7-30.
- (15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3.
- (15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7.
- (15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8.
- (15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38.
- (15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5.
- (16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46-49.
- (16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70.
- (16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84.
- (16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86.
- (16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92-93.
- (16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98.
- (16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00-104.
- (16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20.
- (16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30-134.
- (16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43-144.
- (17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47.
- (17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48.
- (17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9-150.
- (17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52-154.
- (17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54.
- (17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57.
- (17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60-161.
- (177) 羅五 6-23

- (17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69.
- (17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70.
- (180) 加五 16 ;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73
- (18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74.
- (182) 羅八 1-2 。
- (18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83.
- (184) 羅八 3-4 。
- (18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00.
- (18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4.
- (18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17.
- (18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119.
- (18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2.
- (190)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1-
- (191)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26-227.
- (192)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30.
- (193)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32.
- (194)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34
- (195)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44.
- (196)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47.
- (197)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53.
- (198)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61.
- (199) Nee: Rethinking of Our Missions, p.263-280.

### 忠心的神僕——楊紹唐

(于力工著：《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臺灣：橄欖出版社，2006,5，第 120-130 頁)  
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時，楊紹唐不過二歲。他是山西人，當時在山西當道的是巡撫毓賢，由於他的縱容，使得教會財產被強佔，教士及信徒被殺戮，僅以內地會的統計數字，在此地被殺的教士及其子女就有四十二人，至於被殺害的中國信徒則無法統計。(1)

#### 第一節 童年在曲沃渡過

山西省距海約四百余英里，黃河流經全省，古時是軍家必爭之地。這是中國文明發祥之地，民風一向樸實，人民安居樂業。北有風景絕美的五臺山，是佛教聖地，香火鼎盛，僧侶有一萬多人，各地善男信女來朝拜者眾多，故此地對佛教甚為崇尚。中國內地第一位中國部傳道人席勝魔即出自此山。當年李修善牧師 (David Hill) 來此賑濟饑荒時，李氏懸賞徵文四篇，席氏原為秀才，寫了四篇文章三篇得中，起先不願親自來領，後李氏堅持必須本人前來領獎，他來了以後，發現洋人和藹可親，對西人原來之憎惡，一掃而淨，反而對傳教士心生感佩，悔改接受基督教，並痛改吸鴉片之惡習。以後席先生

立志奉獻作傳道，戴德生親自來按立他為牧師。（2）

史稱劍橋七傑當中的三位都來到山西傳道，前皇家炮兵秀何斯德（P. E. Hoste），英格蘭的板球手施達德（C. T. Studd）及劍橋大學划船校隊隊員司米德（Stanley Smith）（3）。從這些事實可見山西是一個西方教士傳教的重點策略地帶。

一九〇〇年的拳亂所造成的教會財物損失，西方教士、信徒被殺，內地會決定不請求賠償，也拒絕政府的賠款，不像一些公會，主張將當初那些大刀會（義和團員）的會眾、殺害西方教士及信徒的一些兇手及幫兇，處以死刑。（4）

楊氏先在內地會所辦的小學受基本教育，後進洪洞縣教會中學。洪洞縣的鄰城趙城，為一溫泉地帶，以「廣勝溪溫泉」最為著名。每年都有祭拜溫泉之神節慶，來往之人甚眾。學校校長何清源（Rowland Hogben）帶著同學們去佈道、發單張，楊氏在這樣的群眾中，浸染了傳福音的習氣，在信仰上深深受教栽培。（5）

中學畢業之後，本來要到山西省高級神學院就讀，但由於他奉獻的心志已定——將來要做牧會的工作，便於一九二三年前往山東滕縣長老會所辦的華北神學院就讀。這間學院在當時被眾教會公認為最好的福音派神學院，賈玉銘在此教神學，赫士博士（Dr. Watson M. Hayes, 1857-1944年）擔任院長。（6）

楊氏二十幾歲時正值中國的「奮興時代」，奮興家有來自福建的王載、宋尚節、倪柝聲、周志禹；來自上海的計志文、趙世光；來自山東的丁立美、賈玉銘；來自北京的王明道等人。（7）這些神的僕人都是受西方差會直接影響而產生的奮興家、解經家，沒有一個例外。這表示西方教士隱藏的工作，成為中國傳道人明顯工作的成效。一方面是為著他們的時代，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造就出一批未來時代的接棒人，中國的教會才能開花結果，才能生根建造。這也是西方宣教的功績，華人教會的一份豐厚的財產和福氣。楊紹唐也是其中一分子。（8）

## 第二節 在挑戰中開始傳道事奉

一九二五年，楊氏從華北神學院畢業，捨棄其它大城市（沿海一帶）及優厚的待遇，毅然地回到山西事奉神。他回去是對的。其實，對一個剛出茅廬的青年傳道，大城市優厚薪水也是一種挑戰；何去何從，這都曾是他的考慮與抉擇，然而山西許多地方在等待他。他所事奉的區域，教育水準非常的低，老一輩的人甚少受教育，而青年一代也只受過小學教育，當時若能有小學以上的教育程度，已算是相當優秀了。

一九二七年是蔣介石揮軍北伐之際，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便趁機發展自己的勢力，一時之間風聲鶴唳，西方教士只得全部撤退到沿海大城租界中，這期間不少的教會遭到破壞。同年，國民政府與各國辦交涉，號稱「寧案」（編注；民國十五年北伐之際，共黨分子林祖涵乘機煽動當時的第六軍，攻擊駐在南京的英美等國領館，撕毀其國旗，並搗毀教會、學校與傷害外僑，稱為甯案）。（10）在沿海的，教會開始出現復興。先是山東大復興（1927-1937年），這復興有兩個源流：一是在魯東的孟教士（Miss Marie Monsen）所帶領的，即柯培理（Rev Charles L. Culpepper, 1895-1965年）所著《山東大復興》書中提及的（11）；另一個復興是在山東西部肥城開始的，楊毅成牧師受使徒信心會的馬兆瑞影響而得到聖靈充滿。在這次大會中，信眾說方言、見異象、跳靈舞，神蹟奇事甚多。由山東西部經長老會魯東大會的四位牧師的影響，把這復興推動到山東東部，逐漸推動于華北五省，號稱「靈恩運

動」。(12) 賈玉銘前往山東觀察這復興。他未批評，只是他開始了「靈修院」(Spiritual Institute)，注重禱告和被聖靈充滿。楊紹唐和巴若蘭(Elizabeth Fischbacker)小姐前往山東觀察，回來之後就把一股新鮮的信息帶回來。(13)

歐洲大戰完結後的次年(1919年)，伯特利教會由石美玉(Mary Stone)和胡遵理(Jean Hughe)在上海開始。她們二位都是受衛斯理聖潔運動(Wesleyan Holiness Movement)所影響，追求聖潔。她們開始組織佈道團，由計志文及宋尚節領隊前往各地。但不久因宋與胡之意見有異，宋尚節便離開伯特利佈道團，自己組織佈道團，繼續前往各地主領奮興佈道。而此時王載和倪柝聲亦各奔前程。(14)王載在各教會出外領聚會，領了很多人信主，以後轉向南洋一帶佈道及主領奮興工作。倪柝聲開始組織各地的聚會(弟兄會方式)。一九二五年在上海舉行了一次復興大會，由在日本的宣教士前來上海主持聚會，一批追求復興的人紛紛前來，如周志禹、計志文、藍如溪、陸旋、胡美林、竺規身等人。(15)楊紹唐是年二十七歲，中國教會正是一股新氣象，都是由這一班年輕的工人來推動復興。教會真的是一片邁向復興的現象。王明道在北方各地也在傳復興的信息。王載在一九二五年於上海所主辦的大會中說：

在過往的工作中，最快樂的是什麼？就是看見許多果子能夠成長，這也是最大的安慰，就如蜚聲國內外的計志文牧師是我于一九二五年在上海親手施浸的，趙世光牧師是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復興會中獻身的，周志禹牧師也是在該年會中決心信主的。神學家藍如溪院長是我于一九二五年施浸的。胡美林小姐在一九二五年復興會中相信主。趙君影師母在揚州做工中獻心與主。這些人對中國教會、對全世界人類的貢獻實在很大，甚至無法計算的。(16)

一九二五年是一個大分水嶺。楊紹唐二十七歲，倪柝聲二十二歲，宋尚節二十五歲，王明道二十五歲，王載三十歲，這些都是年輕有為又有聖靈能力的傳道人。這些教會得了復興，並引進了自治、自傳、自養的方向。教會的人數加多，奉獻為主的人也加多。一旦明白了奉獻金錢的道理，教會不僅可以自立、自傳、自養，並且開始雙管齊下地推動國內與國外宣教運動。國內宣教運動即向大陸各省傳遞福音，國外宣教則是與西教士配搭，往南洋一帶宣教(印尼、越南、柬埔寨、緬甸、馬來亞、新加坡、蘇門答臘……)。(17)楊紹唐即和宣道會有很密切的關係。竺規歸身牧師開始前往東北哈爾濱傳福音。四年建了一間教會，離別時教會約有一百人左右聚會。(18)

楊紹唐正是在這個時代和背景下，開始組織「靈工團」，把青年人聚在一起過信心生活，來共同學習。這樣可以造就青年人出去建立地方性的教會，有人甚至於走入公會宗派路線。這時，倪柝聲的著作《工作再思》問世，引起了各種的批判與反對，倪氏認為公會不是教會。楊紹唐和內地會的教士經常在一起，(19)研討一個能被眾公會都接納的教會真理。他是先寫成了《教會路線》一書，根據新約聖經的教會真理來教導，大家在一起擘餅，借詩歌、禱告紀念主，領聖餐共用一個杯，不規定只有聖品人員(聖職人員)才能主持聖餐，乃是由主內成熟的基督徒來擘餅。教會帶領與治理的有長老及執事。這和王明道、趙君影所操練的一樣。

由於同工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引發一些實際的問題。他又寫了兩本書，就是《教會與工人》及《神的工人》，都與他所帶領教會的路線、操練方式等有直接的關係。這時弟兄會的聚會方式分兩種：一個是比較嚴肅的，以倪柝聲所帶領的「聚會所」為代表；另一個是王明道、楊紹唐、胡恩德(在香港)

所帶領的開放弟兄會的路線。這是在中國很清楚的教會形態。這些教會都在經濟上自立，在傳福音的事上自傳，在行政上自理。（20）

### 第三節 事奉的擴大

八年的抗戰期間（1937-1945年），共產黨的軍隊分佈在山西省。日軍佔領了幾座大城後，遊擊隊也在各處出沒。這也是楊紹唐成長過程中重要的一段。往山東觀察那邊的大復興之後，他並不像一些的信眾有所顧忌，反倒和內地會的西方教士及同工們去參加宋尚節所推動並主領的傳道人退修會（1934年）。在那次的聚會中，彼此認罪，也自我檢討，尋求聖靈充滿，有的與會信徒竟說起方言來。退修會的第三次，大會決定全部禁食禱告，到了下午四時，楊氏自己也被聖靈充滿。他自己見證說：「……以前我也有過這種聖靈的充滿……然而缺乏靈裡的釋放。因此我把我自己完全交托給祂（21）。……瑪拉基書四章 2 節中的話說：『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犢。』迎入我心。我便全然在這公義的話中得光照與安息，讓神來醫治我。」（22）他有了這次的經驗之後，感到過去是書本中的知識，只是知識中的經歷而已。現在是親身在經歷祂，只有讚美、跪在那裡大聲地喊著：「哈利路亞！我自己也在哭了，也開懷了！」

不久，他們在曲沃開辦了一所聖經學校。他們和靈工團的同工們一起追求，大家被聖靈充滿，過去的軟弱一掃而空，現在大家都充滿了新鮮、活潑的力量。這些靈工團的成員經過這樣的聚會，日後在被造就之後，成了內地會有力的同工，而建立名符其實的本色教會，滿有聖靈的同在，擴展了他們的道路。為了這些同工，楊紹唐把他的書，也就是《教會路線》、《神的工人》、《教會與工人》三本書，有關要如何建立教會、如何教導、提攜同工們的想法，更加完整地建立起來，並將之流傳到中國各地去。當時，倪柝聲《工作再思》一書已出現，他的教會路線因此清楚地擺在眾教會面前。這特別和楊紹唐的書成了對比，就發現了楊紹唐的教會路線，為較多人接受。他並不攻擊公會，只是大家都要照聖經來建立教會。他寫道：

就對一些公會，我想也不能一概看為不對（我是反對宗派的），他們的名目是聖經沒有的，辦法是有許多傳統的習慣，有些不對是不錯的，但倘若那裡負責的神的僕人和神的兒女們是虔誠的聖徒；他們因為多年如此，從來沒有想到這是不合真理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不能一概而論。因為那是知識的問題，而不是靈性的問題，他們雖有長老會、浸禮會等名稱，但他們在聚會的時候是從心中奉主的名聚會，是向著神禱告，是願意遵行主的旨意。這樣的教會，在神的眼光中已經是祂的教會了。所以你能看見主與他們同在，主的靈在他們中間運行，得救的人數加添。他們雖然還用許多老名詞、老辦法，但他們的心向著神沒有問題，他們所缺少的只是真理的知識而已。對於這樣的教會，我們的本分不是叫人脫離，乃是教導他們長進，勸勉他們改正一切的錯誤就夠了。（23）

這和開始的弟兄教會有相同之處。楊紹唐認為差會是工作團體，不是教會。內地會是差會，不是內地會教會（Church of China Inland Mission），這也是內地會的看見。內地會在戴德生的背景中，是屬於弟兄會。他又寫道：

我自己的原籍是山西南部，那裡的教會可以說從起初就是地方的，雖然是內地會的教士們所創立的，但是他們極早就告訴我們（至少在三十年前）說，我們的教會不是內地會，我們在什麼地方，就是什麼地方的教會；內地會只包括西方教士，不包括教會。說得清楚一些：內地會是一些西方在主內的同

志弟兄在中國內地的一個佈道團，他們的會員，各公會、各國的人都有。我初到華北神學院時，院長赫士博士問我屬哪一個公會，我說屬內地會。他搖搖頭說，內地會不算公會。那時我心中還有些難受，想人家的教會算公會，我的教會不算公會，這多麼不好（自然我現在是明白了）！我想在中國各省內地會教士們所建立的教會，大半都是如此的。（24）

內地會的宣教士多數出於弟兄會，以後也經常接受慕勒的支持，一直保有密切的往來，而且還從慕勒的身上學到了信心的功課、仰望神來供給。（25）內地會的教士也的確如此。由楊氏所寫關於教會真理的書出版後和倪柝聲的書對比來看，內地會採取的正是楊紹唐所說的路線，其實楊氏受內地會西方教士之影響甚多。（26）

#### 第四節 抗戰後的發展與晚年的試煉

楊紹唐與宋尚節、王明道過往甚密。他原來的意念是在抗戰勝利之後，再在山西建立地方教會。回去探親時，發現國共之間已是明槍明炮，由遊擊戰變成正面的陣地戰。山西人民再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不過趙君影、于力工、艾得理（David Adeney）所帶領的學生工作，仍然蓬勃地盛極一時，掀起另一次復興。楊氏被邀至各學院及各教會講道，趙君影就請他擔任華東神學院教授，並主持由于力工建立的黃泥岡教會，後並在學聯會上海區工作。于力工前往華中一帶推動學生工作，上海中華神學院也請他教授神學，一時頻繁往返川京滬之間。

于力工參加華南廣州的學聯工作，並請他來主講。他每次講道都能引人入勝，有時哄堂大笑，有唏噓歎息，有時阿門之聲不絕，甚能吸引人。（27）

這時楊氏寫了另一本書《得勝與得賞》（1948年出版）。這也是當倪柝聲寫作《教會正統》的同時。二書都是以啟示錄二、三章為骨幹，楊氏以七教會為例，看見人如何在苦難中、在真理上得勝，得勝者如何地得到聖靈的賞賜；而倪柝聲則認為七教會使我們看出何者為神所要的正統教會。（28）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政治再度變動，中共主政，對宗教、教會定了新政策，使教會進入了試煉。王、楊、倪均進入了火的試煉中。（29）

楊紹唐帶領的靈工團，甚似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年）後來帶領一班的宣教士們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事奉型態，有很好的見證。（30）德國敬虔派的領袖親岑多夫爵士（Count 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也是帶領一班敬虔的宣教士到宣教教區去工作。（31）威廉克理在印度的操練，也是楊紹唐經歷的操練：同工們在一起不是沒有問題。這才使他寫了《教會與工人》一書。（32）在威廉克理傳記中記載了一段話：

你會看出這辦法是與莫拉維兄弟派的辦法相同。倘若採用這個辦法，七、八個家庭的生活費用總額，比起一個家庭單獨過活的生活費用，高出不多。所以我敢熱烈請求差會轉移其注意力到這個方向，而增派傳教士前來。我們應該有七、八個家庭住在一處，我們這幾個家庭應被視為教會的養育所。我們中間應有能夠教學的人，負責教育我們的子女。

我獻議全體傳教士住在一處，在幾間排成一字形或口字形的茅屋之內，所有財產概歸公有，而絕無私藏。我們中間的一二人應被選為「管家」，主持安排一切關於飲食、禮拜、求學、講道、遊覽等福利事項，並擬定一套章程。（33）

同工們是一群愛主的弟兄姊妹。他們要有靈性的培養，《得勝與得賞》就是為了這目的而寫的。同時，

也要對教會真理有所認識，好有目的與方向而做工，與倪氏見解相反的《教會路線》就是這個目的。同工與同工之間住在一起，又一同事奉，各人的恩賜不同，切記必須過得勝生活，建立個人得勝的生活，同時也建立這樣的教會。

從這四本書來看看，他認識的教會真理和弟兄會同出一轍，和倪柝聲也有不期而遇的默契，如《工作再思》與《教會路線》同樣的性質，不過楊紹唐是開放而倪柝聲卻是閉關。《屬靈人》是倪柝聲的大作，他深受賓路易師母等人的影響，在《生命的造就》書中可見一斑。楊氏的教導內容，可以說以《教會與工人》及《得勝與得賞》最完整，為人所共見。

- (1) 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485 頁。
- (2) Alwyn Austin : Missions Dream Team, Christian History wheaton: Tyndale House Inc., 1996.15(4), p.19-23.
- (3) 顧長聲：中國基督教簡史，106 頁。
- (4) 陳健夫：近代中華基督教發展史。
- (5)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p. 5.
- (6) 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497 頁。
- (7) 梁家麟：建道神學刊 11 (1999), 111 頁。
- (8) 梁家麟：建道神學刊 11 (1999), 111 頁。
- (9) Leslie Lyall :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p.9.
- (10) 陳健夫：近代中華基督教發展史，32-324 頁。
- (11) 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中心，1999,30-43。
- (12) 竺規身：竺規身講道集，108 頁。
- (13) 見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一書中有詳述。
- (14) 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世界華人福音事工中心出版，40、42 頁。
- (15) 見《笑規身講道集》
- (16) 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41 頁。
- (17) 陳潤棠：30 頁。
- (18) 竺規身：竺規身講道集
- (19) 楊紹唐：教會路線，香港：種籽出版社，2005，55-59 頁，楊氏提到他與內地會路線的關係。
- (20)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p.11.
- (21)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 Leslie Lyall:p.12.
- (22) Three of China' s Mighty Men , Leslie Lyall:p.12.
- (23) 楊紹唐：教會路線，25 頁。
- (24) 楊紹唐：教會路線，24 頁。
- (25) Steer Roger : J.Hudson Taylor-A Mang In Christ, p.236.
- (26) Steer Roger : J.Hudson Taylor-A Mang In Christ, p.236.
- (27) Steer Roger : J.Hudson Taylor-A Mang In Christ, p.236.
- (28) Steer Roger : J.Hudson Taylor-A Mang In Christ, p.236.

(29) 三位均入獄勞改。

(30) Steer Roger, p.236.

(31) Steer Roger, p.236.

(32) Steer Roger, p.236.

(33) Steer Roger, p.236.

## 真理的勇士——王明道

(于力工著：《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橄欖出版社，2006,5，第 108-119 頁)

賴恩融教士 (Leslie T. Lyall) 稱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教會中有三位屬靈巨人，分別是：王明道、楊紹唐，與倪柝聲。他們三位不約而同都是走「弟兄會」路線的教會型態和真理教導，(1) 除了三人性格不同、組織不同外，在原則性的操練上差別不大。他們三位都生於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王明道生於一九〇〇年，楊紹唐生於一八九八年，倪柝聲生於一九〇三年。這三位在中國教會現代史中佔有極具影響力的地位，賴恩融稱這三位為中國教會屬靈巨人是其有道理的，(2) 因為王明道與倪柝聲所帶起來的教會完全都是本色教會，而楊紹唐雖然和內地會合作，但也帶教會走入本色的路上。從本章開始將分別介紹這三位屬靈的巨人。王明道的傳道及開始其教會之建立，有其背景，茲敘述如下。

### 第一節 患難中成長

王明道在母腹中時，正是義和團動亂期間。清廷中幾位大員認為義和團是復興之道與打退洋人的力量，應乘機清除洋教洋人，且要人民共同協力而為。他們愚昧地以為他們來自於民間，也是由人民組合而成，必然為民心所歸依的。就在官方的縱容之下，拳匪人數越來越多。(3)

王明道的父親是在教會醫院中做醫務工作的信徒，所以也受到波及。義和團開始殺害教徒（天主教及基督教），攻擊外交人員，大家便逃入東郊民巷避難，當時防守的外國士兵不過四百多人，士兵少而教徒多。義和團炮轟使館，幸未傷人，反而用地雷炸死了「七十六名兒童」。當時一批一批的義和團暴民進攻外交使館，他們原以為念了咒語後，便刀槍不入，那知洋人的槍彈一樣可以打死他們，但在董福祥的指揮之下，仍前仆後繼地來攻。王明道的父親登梯往外觀看，見義和團勇猛攻打呼喊的情形，認為遲早要被攻破，心想與其被義和團所殺，不如自殺，他竟在極端的恐懼之下，上吊自盡，(4) 是時王明道母親腹中八個月大。經五十五天的苦守，八國聯軍攻下天津，毀大沽炮臺，直驅北京，當炮聲隆隆之際，義和團猶作困獸之鬥，當聯軍臨北京之際，拳匪才一哄而散，這才解救了二千多名的外國使館人員、中外宣教士及信徒。

在王明道的《五十年來》自傳中，自述原有幾張父親相片，但在兵亂之中竟全部失去，故是遺腹子的王明道，從不知父親的長相為何。(5)

### 第二節 幼年成長

王明道出生北京一帶，正是戰爭浩劫之後、在滿目瘡痍下長大。父親死後，家境貧寒，母親把僅有的一點積蓄買了一戶屋子，除自己居住外，也分租給人，得一點租金來養家。母親不喜烹飪，故王明道與其姐，常有餓腹之虞，使王明道體弱多病，也影響他日後的成長與健康。由於母親把房子租給人來住，使得人口增多，進出的分子也很複雜。(6)

因為從小生長環境惡劣，養成他憎恨罪惡的心理。王明道年幼好學，母親親自教他《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天路歷程》、《新舊約全書》等。九歲時入倫敦會辦的萃文小學就讀，中外課程有中國固有的書籍如四書五經，實用的西方學科書有數學、歷史、地理等，所以他從小深受中外兩種思想的薰陶，對中國固有道德立場很扎實，另一方面從幼年就接受了基督的思想。在校也經常參加敬拜祈禱會，上聖經課程，由於母親是倫敦會會友，得以有聚會座位的優待，故與母親姐姐都一同參加倫敦會各種活動。倫敦會在信仰上十分保守，主張直接傳福音，如街頭散發單張、街頭佈道。倫敦會曾有幾位才幹顯著、成就深刻的宣教士，如馬禮遜、楊格非（John Griffith, 1831-1912年，當時在武漢一帶工作）（7）及威爾森（Robert Wilson）。一八七七年各差會聯合召開了一次宣教會議，楊格非代表倫敦會發表宣告：

我們作宣教士的，深信到中國來，乃是為順服主的命令；我們宣教的目的就是使這個廣大的中國民族成為基督的門徒，這是我們的使命。無論別人做什麼其它的工作，我們在這裡不是發展國內的資源，亦不是為著促進工商業的發達，更不是為了文化的進步，乃是與黑暗的權勢爭戰，救人離開罪惡，務求為了基督，征服中國。（8）

也因此倫敦會的立場明確，不過教會學校並未向政府立案，強迫性的宗教活動仍然繼續執行。一九二〇年後，政府才開始將教會所辦的學校立案，並且不許有強迫性的宗教活動。

王氏也承認由於在一個不良的環境中長大，他自己坦誠在教會學校中什麼也沒有得著，而且認為聚會是一件頭痛的事。（9）人雖年幼但是求生的觀念很強，因為感到自己腐敗，說謊又動過壞的念頭。在這時一位比他大的朋友勸導他要留心自己在神面前的靈修生活，而且忠告他的過失，使王明道又愛其言又恨其教。其友又介紹讀謝洪賚（1873-1916年，二十世紀初宣導本色化運動的先賢）的《修學一助》（10）等書籍，才開始對人生有新的認識而有所轉變，對罪惡有強烈的憎恨。每逢犯了罪，良心譴責甚大，常使他淚流滿面，而感受到罪中的兩律之爭。（11）他繼續購買謝氏的書籍，這對他影響甚深，謝洪賚當時為「青年進步雜誌」（1910-1928年）主編，對於基本信仰有開明之處，但立場保守。由於他的文筆生動，他所寫的書均為青年人所樂意閱讀，王氏此後在生活上的嚴謹也是深受謝氏之影響，因此王氏過著很真實的基督徒的生活。（12）

王明道自幼就養成了一種不屈不撓的性格，他看不慣惡行惡勢。在中學時，有幾位富家子弟仗勢為非作歹，行為不正，王明道看不過去便向主任教員陳述此事，主任教員因這些子弟的父母有錢有勢，要靠他們來支援學校，結果主任不敢責備亦不敢有所行動。王明道認為，開辦這樣的學校誤人子弟，不如關門為好，學生知道後罵他為「道學博士」，認為他是假冒為善的人，而王氏竟不屈於人的恥笑。他自己因嫉惡如仇，常以別人不正的行為作為自己的鑒戒，在他畢業時已經是一個有立場、有大志的青年人。（13）

他從小敬愛母親，聽從母親之教導，實行孝道，在他的自傳中，屢次述及母愛、母親的偉大，叫人要盡孝道。（14）

### 第三節 蒙召的過程

王明道是「生於患難長於憂患」。出生後不久，國父孫中山宣導革命，在他十一歲時發生武昌起義，推翻了滿清政府。這革命並未帶來和平，列強的覬覦，加上政局因軍閥割據、內戰而混亂不堪，社會

極其不安，人民思想上也不斷在變化。當他十七歲時，北京的知識份子發動了所謂的「五四」新文化運動，（15）傳統的儒家思想受到空前的質疑，遭到了知識份子廣泛的批判，宣稱儒家思想那一套舊東西，不能適合今日社會之要求，批判「孔家店」，青年學生紛紛響應，此時杜威的思想瀰漫北美，於是許多人倡言實驗主義才是當走的路線（16），對於西方的思想無保留地歡迎，這可以說是一種在文化上的革新運動，此外倡議者又主張把文言文改作白話文，中國八股（17）及詩詞歌賦不再推崇，以散文和現代詩來代替。當時胡適、陳獨秀是領導人，對於中國過去倫理觀重新評價，而接受人本主義及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王明道正是青年人，又身在北京，此等思想首當其衝，所以王明道是個處在不同價值觀的對立環境下長大的。（18）

王明道從十四歲就過著很規律化的生活，按時晨更，讀經祈禱。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之下，亦是一個熱血澎湃的愛國青年，也想過為國家人民幹一番大事業，常以美國林肯為榜樣。（19）在其自傳《五十年來》書中提及他先有志作政治家，但十五歲時便感到神有呼召他要作傳道，他的內心感召越來越強，他也要求外在的證據來證明他這樣內心的呼召。由於多次病痛，從病痛中又得了醫治而能活下去，若不是神要他作傳道，何能如此的得醫治？這種感受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和抉擇。

王明道也看見教會制度裡的問題：由於信徒經濟力量微薄，要靠西方差會的供給，無形中傳道人要仰仗西方教士的鼻息；等教會能以自立，可是傳道人的教育素質卻很低，所以教會由會眾奉獻供應的待遇也很少，所謂的「窮傳道」。因為看到奉獻作傳道的人都是才學不足者居多，而自己淪於這樣的地位，好像是浪費他這個人才，因此拒絕神的呼召，這樣拖延有三年之久。他有話說：（20）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使我無論如何不願意作傳道，就是我看見大多數的傳道人都是一些不成材的人，有些給西人教官話的先生，教了幾年華語，漸漸就傳了道，還有給外國傳道人作飯的、打雜的、洗衣服的、看堂的，因為常聽道，學會怎樣念幾段聖經、唱幾首讚美詩、講幾句半通不通的道理，慢慢也傳了道。又有些在教會學校中讀書，三年留兩次級的學生，學醫不成，入師範也跟不上，只好入學道院讀兩年聖經，以後到教會裡傳道。我自視並不是這種不成材的學生。我從入學，每次考試必定名列前茅。我在高小和中學讀書的那幾年，常是借著得獎金讀書，母親只給我一些錢買書和零用就行了。我想以我這種天資明敏，可成大器的人才去作傳道的工作，豈不是大材小用麼？使我與那些我所鄙視的人並列，實在是我所不甘心的事。

因為這種種的思想，他便堅決的拒絕神的呼召。（21）但王明道卻在不斷的病痛中，開始有了覺悟。十八歲時要參加聯考之際，因身體虛弱，無法支持五日的考期，並且病勢越加沉重這時他的心力已無，求神施恩，他向神應許，若是他能繼續的活下去，而且能畢業，就願意考慮神的呼召。由於他平素成績尚好，考試順利通過，故准許畢業。（22）

繼續升大學成了面臨的問題，因為中學與大學兩間教會學校分屬不同公會之差會，信仰人事不能協調，一時之間申請進大學的王明道遭到了白眼，他心中很是氣憤。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1919年）中的條款對中國不利，由於日本虎視眈眈，學生進行反抗示威，這時王明道反而在靈命上有一次轉機。在升學無路時，經一位朋友介紹前往保定長老會的列士回小學任教，王氏原不願接受此職，而且薪水太低，心志上受了挫折，但為了工作，只得離家往保定去。（23）

在教學期間以忠誠的態度來對待學生，學生深受其影響而向學上進，而且在課餘和學生有聚會，師生

感情融洽。但同時又見同事們行為敗壞，反而來攻擊王氏。這些教會中的黑暗面，使他痛心疾首，這樣的情形，使他認定教會需要改革，教會才能復興，這一責任無形中在他心中燃起，以致他願終身為主工作。一九二〇年他決心放下過去的「美夢」，一年多來的經歷，使他決定改原名永盛為「明道」，以示自己的新方向：「明道新民」，在黑暗中作一明道的新民，來復興中國教會。（24）

#### 第四節 開始事奉的路徑

王明道決志奉獻後，想為主做大事，先入大學、再入神學院，接著往英國留學，而將來作一名佈道家。由於一時未能入大學，又回保定教小學，校長對他的表現甚為嘉許，亦極力留他在校教書，而且校長表示：「若你不是入學讀書，千萬不要答應別校邀請，一定要回到我們學校來，我們十分需要你。」

（25）

在小學教書，一面發動建立一青年會，他建的青年會還著重聖經及德育，自任會長。不久一位同事指出他驕傲的問題來，他覺悟到自己的確有這樣的問題，就禱告求神饒恕。（26）

不久便辭職回北京讀書，他原已照公理會的方式受洗，但經過讀經與研究後，王明道深感要受浸才是正確的聖經教導，他便向校方說明此事。校方認為不必多此一舉，若是他固執己見要受浸，校方會開除他，這一決定也包括五位同學，其中一位就是石天民，以後成為他長年的同工。（27）一月五日他在冰凍的河中受浸，回家之後，又遭遇到新問題，有六個青年追求聖靈及聖潔的經歷，便都說起了方言，王明道認為這樣的事超出他的經歷之外而求問神，後經一位瑞典的五旬派的宣教士皮歐斯特（Eric Pilpuist）引領王明道明白因信稱義的道理，人稱義之後再活出神的聖潔及結聖靈的果子。（28）

另一個問題，是母親和姐姐的不諒解，她認為兒子無緣無故地放棄了一個待遇還不錯的差事。親朋們也都不表同情。他真是落在四面受敵的地位上，只好在家中多用工夫研讀聖經。為了他的前途和神之間的關係，接受一位當軍醫的堂兄的邀請，去他鄉下的房子小住，這房子正是在頤和園不遠的地方，在那安靜了六十二天之久，這是王明道的「亞拉伯的曠野」。這期間他全心安靜地研經禱告，（29）這裡是他重新得力的時間與地點。回到北京，親朋知道他並非神經失常，乃是為了尋求遵行神的心意，是年七月二日王明道在其友陳子誥所事奉的教會講道，這是他的第一次、第一篇的講道，講道的題目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從此之後，就開始在監縣和獻縣講道，一連三個月，他知道神已把信息交付給他，這時他年方二十二歲。（30）

#### 第五節 反基督教運動

一九二〇年代，中國社會與知識份子中掀起了一個新的運動。本來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決定一九二二年在北郊清華大學舉行世界性的大會，這一消息傳開之後，立刻引起一批上海親共學生的注意，反對這一同盟在中國開這樣的會議。（31）這些人立刻組織了一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來示威抗議，在同年三月九日發表宣言提出基督教在歷史中製造多少的黑暗及罪惡：「我們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我們為擁護人們幸福而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我們把我們的真態度宣佈給人們看，我們知道：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在歷史上製造了許多罪惡，這且不要管彼。但是彼現在正在那兒製造或將製造的罪惡，凡我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墮落的人，決不能容忍彼，寬恕彼。」（32）

當時一般學生、政要均參加攻擊的行動，如汪精衛、蔡元培、陳獨秀等都為文攻擊。在廣州的張亦鏡，

甚至剛成立不久的真耶穌教會也為文辯駁其非。(33) 基督教同盟開會時，北大教授李石曾公開質疑宗教對人類的價值，以為其乃人類精神的桎梏。北大校長蔡元培認為宗教、政治、教育應當分隔，且認為宗教對於教育之進展，國家之前途，都無益處。這一反基督教運動一時蔓延到中國各處，像野火燎原，呼喊反對之聲甚大，不久基督教學生同盟開完會，事過境遷，這種反對的氣焰逐漸消失，算是一時情感衝動的行動。

但再過兩年國內政局依舊變動紛爭不已，內戰爆發，爭奪總統職權，黎元洪、曹錕、段祺瑞，先後奪得總統之位，旋即失去，在這樣混亂的局勢下，非基督教同盟再復蘇，一九二四年在國民黨之贊助下，另組織號稱「非基督教大同盟」。八月十三日非盟在上海由吳稚暉發表演說，內容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云云；是年耶誕節時，非盟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批評教會學校為帝國主義的走狗、文化侵略的工具。在這樣的衝激之下，教會和教會學校所面臨的處境可見一斑，(34) 而這時正是王明道開始他的傳道事工。社會環境如此，家中的誤解，在在使他感到前路灰暗。當他受傷到極點時，一節經文安慰了他：「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十 13) 在這痛苦的黑夜毫無轉為希望的曙光當中，他更加努力地研讀聖經。王明道很少用聖經註釋及參考書，他一直把精神集中在讀聖經本身的經文，(35) 聖經中充滿了寶貴的應許。由於過去教會給他的印象極壞，為了受浸被長老會「開除」，後來再經過觀察和思考，他認為應該把「從前在教會裡所聽、所見過的道理拋開，只是查考聖經」，他也「不願意接受一點教會的遺傳和人們制定的規則」。(36) 換一句話說，他不能忍受教會的遺傳或是傳統、人為的制度，要服從聖經中直接的教導，一切必須要重新來看聖經，看見新的亮光。

由於勤讀聖經，他也發現自己一些看法有問題，如對靈恩的問題。(37) 靈恩運動來到北方是由美國洛杉磯阿蘇薩街教會的復興，之後差派來華的宣教士在北京及附近的城鎮傳道，(38) 也正是真耶穌教會興起的來源。王明道有追求的心，但未說過方言，後來他明白了，他也覺得當守安息，在他生平中有五年的期間感到要守安息日，(39) 也有參加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後來經過五年的時間再仔細讀聖經，發現新約並未教導要外邦人守安息日。(40)

從這些事上來看，王氏的確在多方面受到信仰問題的衝擊，也奠定他日後建立教會，或面對信仰上挑戰的勇氣與基礎，在患難中有能力可以站立得穩，而且能以打美好的仗。

(1) Leslie T.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84, p.89, 關於弟兄會的影響及弟兄會路線，王在他的著作中從未提及他曾受弟兄會之影響，因此我們只能說他走的是弟兄會的路線，他走的是地方教會路線。

Stephen Kaplan: *The Assembly Hall (Juhuichu or Juhuisuo) or "Little Flock" (Xiaoqun) organized in the mid-1920s and led before 1937 by Ni Duosheng ("Watchman Nee")*. This was a strongly proselytizing church influenced by Brethren ideas of church polity, rather exclusivist and often in conflict with denominational and mission churches.

(2) Leslie T.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p.1.

(3) Wang Ming Dao: 1949, *The Bellman House Kowloon*, Hong Kong. Wang Ming Dao:

1996, 'Call From Above', Conservative Baptist Press, R.O.C., Vol.5, p.9. Chester C. Tan, The Boxer Catastrophe, New York, W.W. Norton & Co. Inc., 1955, and Immanuel C.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476-498.

(4) 王明道：五十年來，香港：晨興書屋，1967,9 頁；及 Wang Ming Tao Treasures, Vol. 5, p.9.

(5) 王明道：五十年來，10 頁。

(6) 王明道：五十年來。

(7) 陳健夫：近代中華基督教發展史，135 頁。

(8)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32-33.這次福音會議有 126 位西方宣教士出席，會中議決請二十一位西方教士共同具名呼籲西方教會派更多宣教士來華提供更多宣教上的幫助。

(9) 王明道：五十年來，10 頁。

(10) 謝洪賚是民國初年時期基督教文壇上素負盛名的作家。謝氏號廬隱，山陰人，生於 1873 年，卒於 1916 年。他投身基督教著作界已有二十餘年，他的著作成績比其它當代基督徒作家多。二十年青代進步雜誌主編范麗海曾說：「廬隱之負盛名，亦經三四十年之奮鬥，辛苦耐勞，而後實至而名歸焉。」謝氏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編譯了許多教科書，後出任全國基督青年會書報部幹事，代表著作有《基督教與科學》、《修學一助》、《讀書摘要》、《教會青年會》等。謝洪賚是屬於保守派中開明的學者，他篤信聖經要道。林榮洪：王明道與中國教會，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82，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3 頁。

(11) 林榮洪：16 頁，23 頁。

(12) 王明道：五十年來，108 頁。

(13) 王明道：五十年來，15 頁。

(14) 王明道：五十年來，210 頁。

(15) 胡適是五四運動的一員要將，曾經對基督發表了下列言論。

(16)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l-15, 289-313.

(17) 八股是清朝時代一種寫文章的體制格式。

(18) 王明道：五十年來。

(19) 王明道：五十年來，26 頁。

(20) 王明道：五十年來，26 頁。

(21) 王明道：五十年來，27 頁。

(22) 王明道：五十年來，32 頁。

(23) 王明道：五十年來，45 頁。

(24) 王明道：五十年來，38 頁。

(25) 王明道：五十年來，44 頁。

(26) 王明道：五十年來，41 頁。

(27) 王明道：五十年來，42 頁。

- (28) 王明道：五十年來，53 頁。
- (29) 王明道：五十年來。
- (30) 王明道：五十年來，62-63 頁。
- (31) C.S. Chang (張欽士), "The Anti Religion, Movement," Chinese Recorder 54, August 1923, p.459-467.
- (32) 張欽士編：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北京：燕京華文學校，1927, 187-188 頁。
- (33) 張亦鏡編著，批評非基教言論彙刊全編，上海美華浸會印書局，1927, 143-145 頁。
- (34) 吳稚暉，強弩之末的基督教，覺悟，2-4 頁。
- (35) 王明道：五十年來，p.59。
- (36) 王明道：五十年來，P.70。
- (37) 王明道：聖經光亮中的靈恩運動，文庫第四冊，鬥六：浸宣，1984，93 頁。
- (38) 參考 Daniel Bays 之寫作，靈恩運動來到北方是由美國來的。
- (39) 王明道：五十年來，68 頁。
- (40) 王明道：五十年來，68 頁。
- (于力工著：《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橄欖出版社，2006,5，第 108-119 頁)

####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倪柝聲

(于力工著：《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橄欖出版社，2006,5，第 356-366 頁)

更正教運動是在十六世紀初葉發動的，當時有三位「巨人」開始帶頭反對天主教在信仰上的偏差主張及壟斷信仰的桎梏。這三位領袖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上進行、發動了一個劃時代的運動。他們是馬丁路德（在德國）、加爾文（在法國，由於迫害才逃往瑞士）和慈運理（在瑞士）。馬丁路德比較年長為二十八歲，加爾文二十二歲，慈運理二十一歲，神在三處「不約而同的」興起了這三個青年，他們所領受、所宣導和所付出的代價，影響了整個歐洲，以致全世界產生了歷史的新頁。慈運理在軍中當軍牧，於戰爭中陣亡；而馬丁路德與加爾文（在日內瓦）立功、立言、立德。因馬丁路德的影響，產生了信義宗的教會，遍及世界各地；加爾文則影響了北歐低窪地帶的國家及蘇格蘭，而產生了後日的長老會、改革宗教會（或稱歸

正教會）。本文的重點不在介紹更正教運動，乃是來做比較。

一九〇〇年，正是義和團拳匪作亂之時，導致多各外國教士及中國弟兄姊妹殉道，引起八國聯軍，攻陷了天津，直搗北京，最後只能以賠款簽訂後才平息、割（租）地、保障傳教自由等條款。倪柝聲、王明道、宋尚節即生在這個時代，他們是對中國教會影響深遠的人物，內地會的西方教士賴恩融寫了本《中國教會三巨人》（橄欖出版）述及這三人。

倪柝聲一九〇三年生於福建，長於福州，在教會學校讀書，青年時代參加余慈度女士所帶領的奮興會而悔改蒙恩、蒙召。當時在和受恩教士與安汝慈教士帶領、教導、訓誨下，開始長成。安汝慈對靈命的分析及主張三元論（人分靈、魂、體），曾著《最高級的人生》（Life on the Highest Plane），以後形成了倪柝聲對靈命長進、靈命問題的主要看法。這在倪柝聲所著的《屬靈人》中可以看出。

與倪柝聲同時代的尚有王載、繆紹訓等人，曾在一起聚會、佈道，後來因對教會真理看法、領受的不

同，而分道揚鑣。

倪柝聲帶著一班人聚會，他喜讀達秘、賓路易師母、慕安得烈等人的屬靈書籍，特別欣賞達秘的寫作。達秘是英國弟兄會閉關派的領導人，他所寫靈命造就的書有《屬靈人》（Spiritual Man）及《基督裡的滿足》。達秘一生未結婚，近九十歲才離世歸主。從三十二歲開始到他離世，一生在英倫三島及歐洲大陸建立了一千五百多處的聚會。他對希伯來文、希臘文造詣甚深，出版了聖經法文及英文版本。倪柝聲甚為其所吸引，而且接受了弟兄會的教會真理，再加上他自己在主面前所領受的，形成了他日後特別的神學與信仰理念。

倪柝聲在上海參加的聚會，以路名來稱其聚會所，叫做「哈同路聚會所」。那時我在上海江灣神學院讀書，同學們、教會傳道人不約而同的都在談倪柝聲。由於他出版了一本《小群詩歌》，大家也就稱他的聚會為「小群」了。

當時哈同路聚會所每次聚會都「爆滿」。我們同學也和眾教會一樣分為兩派，女同學多半對倪的講道甚為欽佩，有些同學在早晨靈修時跪著來讀他的書籍；另一派的同學對倪柝聲所帶領的聚會百般地嘲笑批評，其中帶頭的是高班生顧守義、蔡蘇等。顧守義曾作過倪的書記，掌管倪的來往信件和簿記（筆記），對於他的「內幕」甚為清楚。曾經出了一本冊子，敘述倪的「劣跡、惡事」。當時在上海的教會對倪的作風與論說，不但不贊同，同時反對有加。

當時趙世光的講道和他所領的聚會也一枝獨秀，連帶所唱的詩歌——《千首短詩歌》（伍氏姊妹編）——都非常吸引年輕人，風靡一時。這時趙世光牧師在虹口宣道會，還未自創靈糧堂，也有其它著名牧師「各據一方」。大家卻異口同聲的認為倪的聚會「在偷羊、拖羊」，就是宋尚節博士也有類似的口吻。因為宋尚節每到一處領奮興會，把人「奮興」起來，但是跟進栽培的工作是他無法兼顧的。事後「小群」的弟兄姊妹就來栽培造就，教導靈命進一步的道理，如對付肉體、過能力的關、人的破碎、服權柄、全然擺上（指奉獻）、作屬靈人等，這些道理非常吸引人，可以說是「宋尚節播種，倪柝聲收割」。不僅如此，當時一些內地會的外國教士也去參加聚會，甚至有的教士脫離了內地會，這也許是當時內地會的一些西方教士本來就深受弟兄會的影響所致（倪的信仰理念許多就是來自弟兄會）。早期戴德生回英國時，與弟兄會的信心偉人慕勒甚友善，慕勒也經常支助內地會，所以一些內地會西方教士受弟兄會的影響，這是事實。

一九三三年倪往英國，受弟兄會的歡迎，而且被邀請在開西大會（Keswick Convention）的聚會中講道。倪柝聲的《正常基督徒生活》一書，即以那時的講道記錄修編而成的（1957年）。

顧守義的小冊子中，就說到自倪去英之後，「金磅源源而來」，哪裡有什麼憑信心不憑信心。在小冊子還提到他的婚姻問題，報導得很仔細。同學們在一起閒談時，顧弟兄常是笑顏常開，欣欣自喜地表示：「又有人奉獻來加印小冊子」，甚至有款項從南洋一帶寄來。我們神學院的同學中，被倪吸引而去聽道的人仍去聽道，反對的人依然反對。

這時倪柝聲的《坐行站》一書也出版了，《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也迅速地傳遍。《屬靈人》出版後，由於倪本人不贊成再版，故流傳不廣。不久，《工作再思》也出版了，這書的影響甚大，在初版序中提起有人對他提出異議，所以這本書的一些論述是針對這位弟兄的質疑。這位對於地方教會質疑的人是誰？後來和趙君影牧師談起時，他說他親自去見倪柝聲談過一些問題。據賈玉銘牧師同我說，在倪

青年時代，為了追求真理知識，也曾來到賈玉銘牧師所編的《靈光報》社中任助理有九個月之久。但當我和聚會所的弟兄談起此事時，他們大都不可置信，認為不可能。他們說倪是不同意受神學教育的人，認為那是屬肉體的「玩意」，神學說的造就是傳統，是「雕蟲小技」，不屬靈。

### 地方名稱由來

不過我個人對《工作再思》一書非常嚮往，我把這書讀了三遍，也和當時的同道、同工們討論過。後來內地會定規他們的教士們都要讀《工作再思》。由於倪認為差會是工作團體，不是教會，這二者不可混談，保羅創立教會都以地名冠之，如在哥林多的教會、在以弗所的教會，在羅馬的教會。當時是抗戰初期（1937年），內地會決定把所有他們建立的「教會」與差會分開，將原來「重慶內地會、貴陽內地會、遵義內地會……」等，改為「重慶基督教會、貴陽基督教會、遵義基督教會……」。

我是「初出茅廬」的傳道人，尋求真理，愛慕屬靈的信息，對倪柝聲的書讀之再讀。抗戰期間，新書甚少。何賡詩的《啟示錄講義》（石印）出版後，我得了一本，也是讀了幾遍，這本書一借出去，就沒有再回來，真是無脛而走了。

「地方教會」的理念除了內地會在內地回應之外，其它傳道人如楊紹唐的著作《教會與工人》、《得勝與得賞》等亦是在這個方向中論述。當時在上海江灣神學院任副院長的倪頌德女士，也是一位地方教會主張的實行人（後在臺灣建立地方教會）。

### 「地方」與「地方」不同

在《工作再思》中所說的地方教會並非完全是「地方」問題，教會的樣式是山上樣式，是不應受傳統影響的。美國南北戰之後，浸信會分了南北，這是由於他們打內戰而分開的。長老會也是分了南北長老會，想不到西方教士來宣教也把外國人、中國人、非洲人等分了南北。倪認為這是不合聖經的。他認為只應有一個教會，基督是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這樣的教會，才是合乎神心意的教會，一地一教會，教會人多，也可分為幾「家」，而會眾組成排，一排十人，五排成為一大排（這和今日「小組」方法同出一轍，名目不一樣，實在是他們最早實行「小組」的）。

教會是基督的身子，不應以一個信仰來把自己和人分別，如「因信稱義」、「長老治會」、「水浸」等以此為名。倪柝聲這樣的宣導，一時引起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操練。倪柝聲大膽地這樣的操練，當時在中國是一個新的「論說」，所以很多人被吸引，他的聚會逐漸形成一個「優越感」的姿態——唯有他們的聚會是教會，只有他們的教會才是教會，其它的教會都是公會，就是連那些標榜「地方教會」，「不同宗派」的教會，也被列在教會之外。當大陸變色之時，全中國約有八十一萬（根據趙天恩的報導）領受聖餐的信徒，而「小群」卻有九萬多會友，短短十幾年而有如此的人數，足見其吸引力及工作推進的熱忱。

### 嚴格縝密的訓練工作

倪柝聲對教會的真理是地方性的，也可以說是單元的；一地一會。聯合性的教會組織，相對來說就是多元的。就如選出長老來治理教會（但不是長老會），要把長老治會的理想成為事實，必須有得力的長老，對真理有恩賜、有認識和發揮的能力。長老本人也要先受嚴格的訓練，才能發揮出長老治會的功效，達成一個蒙神喜悅的教會，以致教會在人數（量）及生命（質）上都有長進。故在挑選長老人選的過程中要嚴格，訓練也要嚴格。有一段時間，他們特別在福州城郊的「鼓嶺」，選擇一些可造就

的人來個別訓練。被訓練的不僅是地方上的領袖，也是「省」級的帶領人，能在各地方建立地方教會。他們又訓練弟兄姊妹要對傳福音的事工有負擔，所以工人（長老及傳道人）帶著弟兄姊妹在街頭佈道，只要有人相信，即時受洗，目的是借此先把人圈進來，然後再加以造就栽培。弟兄姊妹必須要順服帶領，對救恩、教會真理、生命長進都要有基本的認識。

不單是長老、工人需要接受訓練，「平信徒」也要接受訓練。這樣做法乃是使弟兄姊妹成為強壯的單位，才能有強壯的教會。所以他建立的教會組織非常嚴密、緊湊，無論在禱告、事奉、傳福音和弟兄姊妹間的交通上都有全面的注意。天主教是一個有形有體的組織，而地方教會也是一個「有形有體」的組織。因他認為地方教會與地方性教會在「保羅」的思想及運作中是相通的，合一的，由於一地一會，地方教會才是教會。福音機構，公會都不是教會。這無形中也造成了隔離和優越超獨的觀感，這是倪氏帶領的一些後果。

### 教會工人供應問題

教會是地方性的，教會的經濟也應該是「地方性」。根據顧守義的小冊所敘述的，一九三三年倪往英國與弟兄會有了「親密的交通」，回國後，「金鎊源源而來」。顧的意思是說：倪說工人是憑信心生活的，地方教會也是憑信心，仰望神，但卻接受弟兄會的經濟支持，可見他所說的只是「口頭禪」。而且顧認為弟兄會在英國也是公會，也可以說是「弟兄公會」（公會的定義是根據一種信仰〔長老制、浸禮制、信義制、五旬節制、聖潔制〕而名其組織），且是普世性的行政組織。其實地方教會互相溝通，在氣質、關係、特會和經濟的關連上，合一聚會而參加行動，也是無名的，或是「地方教會公會」。但倪的看法是，像是保羅關心耶路撒冷的教會經濟窮困，而勸勉「各地方教會」奉獻金錢送往耶路撒冷，這不是拿「會費」（Dues），所以不是公會的關係。其實使徒行傳十五章中所記錄的「大公會議」，也是以耶路撒冷教會為「馬首是瞻」、為「總會」（參林前十六 1-3；林後八 1-6），似乎比較偏向公會的形式。

除了教會的觀念之外，倪還提出工人「織搭帳篷」的問題，也稱之為「保羅供應路線」（徒十八 2）。保羅以織帳篷為業，不僅自給，有時也供給其它同工。倪有感於當時地方教會工人生活供應成問題（當時中國傳道人確是常常面有饑色，和外國教士生活大有分別）便想到開藥廠，供給同工生活之需用，又在各地開藥廠的辦事處，由同工來兼任辦事處主任這是他的理想。這藥廠起名為「生化藥廠」，倪的弟弟主內，他主行政，這措施遭到某些同工的反對。一個工廠的管理和發展不像織帳篷可放下可拿起，一個企業機構一定有上、下班的機制，又要設立各部門：如人事、生產、營業、管理等千頭萬緒，倪的忙碌自不在話下。那些反對的同工認為倪愛了世界，他的信息供應因業務的繁忙也大打折扣。這樣的情形約有六年，他來參加擘餅聚會，可是沒有領聚會，這時期他曾經由日軍佔領地區去了重慶一次。

在《我的舅舅》一書中，陳終道牧師（那時名陳讓德）提及會見了倪氏，他來內地的目的也是為了怎樣在內地發展「生化藥廠」。當時趙君影牧師（那時尚未按立為牧師）正在重慶，為了車禍後養傷及組織董事會。那一天全部董事到齊（張治中將軍、朱經農部長、張靜愚署長、尹任先主任及尹夫人……陸續進來）李亞震陪著倪柝聲進來，大家都是寒暄而已。那一主日，重慶聚會所的人要求他講道，他講了差不多兩小時，座無虛席，我也站著聽他講道。

其時生化藥廠的廣告是「能生者生生，能化者化化」。這也是倪柝聲自己的寫照，在他的講道中，產生了不少的新辭句，如「破碎」、「亮光」、「對付」……等，可說他是「能話者話話，能說者說說」。開藥廠成功了，至於有多少傳道人受惠，只有他知道、神知道，由於六年來他未參與屬靈的事工帶領，不少人勸他放下藥廠行政，專心祈禱傳道，勸他的人中獨有梅琦玲先生能建設性地毛遂自薦作廠長，希望倪氏可專心做屬靈的事工。據梅先生告訴我，他要求倪氏講解啟示錄，倪說：「你若跪著讀啟示錄一百遍我就講。」梅氏（梅是環境衛生學博士，曾任陸軍軍醫總監及重慶市衛生局局長，也曾擔任副使隨孔祥熙院長前往英國參加喬治六世加冕典禮，後來在美亞利桑那州遇車禍歸天）果真跪讀啟示錄一百遍，倪柝聲才用啟示錄一、二、三章講了很多次道，其信息記錄成書即《教會正統》一書。過去在「公會」的制度之下，薪水是由「西方差會」來支付的。倪氏在他的《工作再思》中也提到「錢在那裡，權柄就在那裡」，工人自己想辦法供給自己的需要，一方面可以放膽工作，不需妥協或仰仗別人的「氣息」，不受約束，不作雇工。但是薪水制度也是奉獻人的一種「福氣」，只要奉獻的是出於甘心，兩樣的制度中都要憑信心（奉獻的人失業，就無法奉獻，傳道人領薪水，也得憑信心）。

### **靈命問題**

倪柝聲比較注重生命的問題，他青年時代的帶領人安汝慈教士，就是一個很注重對付肉體、對付老我、對付情欲的人。後來倪氏在靈性上開始建立自己的觀念時，對於達秘、賓路易師母、宣信、開西大會等人的著作中所傳之信息有很多的引用，像《人的破碎，靈的出來》、《正常基督徒生活》、《屬靈人》等，都是在從那些方向與內容中發揮出來的。他認為人要對付這一些，才能活得更像基督，因為問題多是產生在人的身上。後來這些對付肉體，對付魂成為信徒或教會裡的一種口頭禪，只是一種屬靈的知識，而沒有生命與生活上的操練及實際，一樣的落在老我運作的支配下，反而成為一種「屬靈的優越感」。懂得並知道屬靈，對付肉體，消滅魂作用，不一定已經是屬靈了。這不是倪氏之錯，但會引致這些始料未及的後果，也是人類天性、老我狡猾的地方。

### **清算與離世**

大陸變色後，倪氏雖然已到了香港，但為了道義上的原因，他把香港的教會交由陳則信、魏光禧安排之後，決定回去大陸（上海）。在文革時期大清算之中，他的「汙事」被大大地「抄家」，把他形容為一個敗壞的人。他坐了監牢、勞改，直到在獄中過世。

附言：寫他傳記的人很多，比較詳細而可靠的是《中流砥柱》（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中國教會三巨人》（橄欖基金會出版）等書亦可以參考。如今老一輩的傳道人，曾與倪氏同工的不過數人而已。他的著作已經翻譯成不少其它文字的版本，第三國家（非洲）中的教會領袖們對他的書很崇敬。